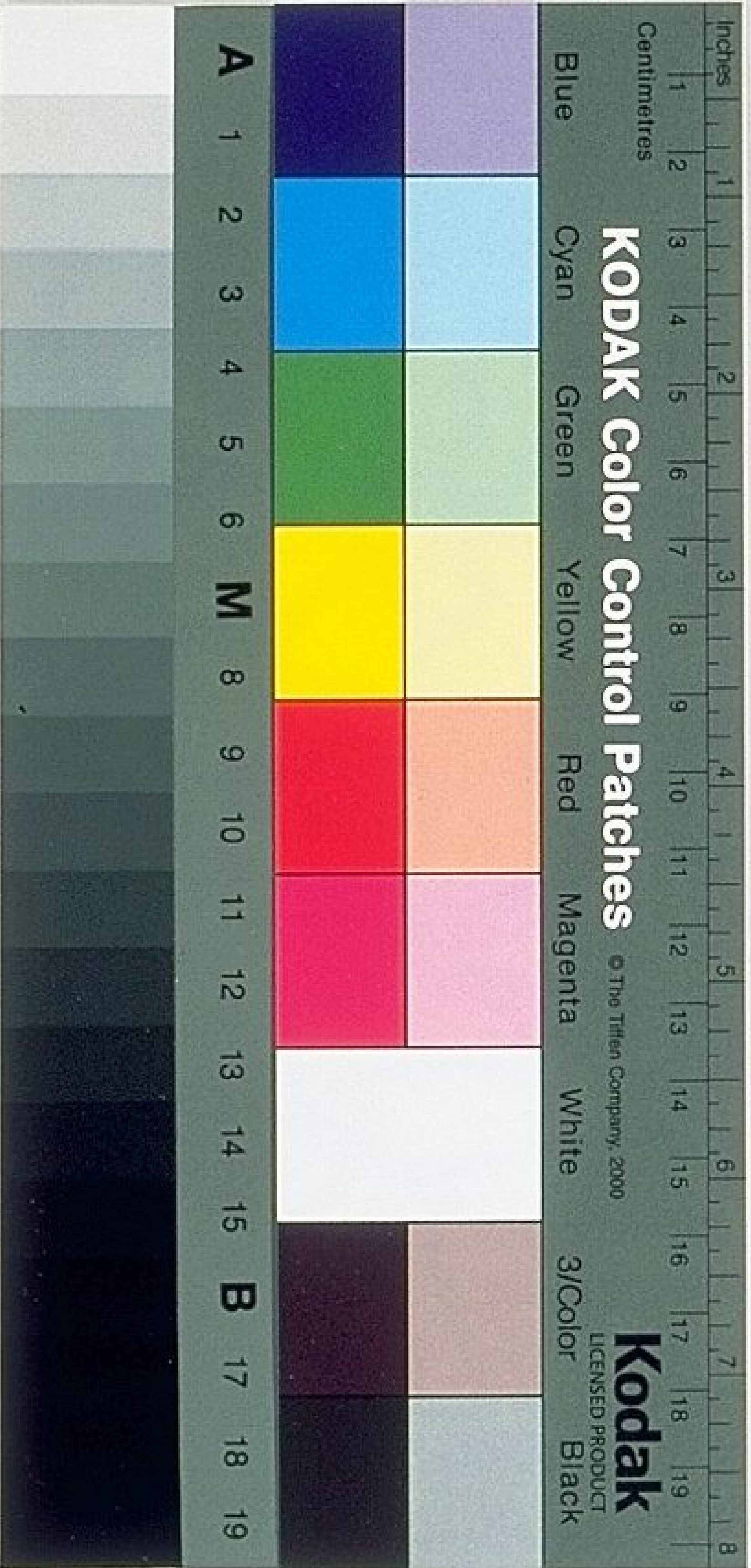




夾　訖洽切○傳〡輔成王又兼也相雜也增㔾左右持也



敘　韻書云通作序音同義同○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絲又云緒也述也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上第三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幷註



廣原教

廣者演也演大乎原教發明如來設教之大意也教之義已見於前此廣原教并其序文總有二十五篇

敘曰余昔以五戒十善通儒之五常為原教急欲解當世儒者之訾佛若吾聖人為教之本末雖槩見而未暇盡言

　敘曰此敘之所以云也我廣原教者往昔之作嘗用佛教人天乘之五戒十善通乎儒之五常仁義謂之原教急於欲解當時儒者毀訾佛

遑 說文急也暇書不ㄧ暇食註ㄧ在心暇在事心冗曰不暇心勤曰不遑

適 韻會ㄧ猶當也

幾 說文微也殆也、文公釋殆有其字則以殆字為發語辭

法耳如吾佛聖人作為大教之所以然雖已一槩見於前之原教猶未遑究盡而言之意待刻為書廣之原教傳之七年會丹丘長吉遺書勸余成之雖屬草以所論未至焚之本意豈待別作書而廣傳之原教傳布四方更十年適會[illegible]州丹丘沙門長吉惠書相勸我成就之雖屬草叔詞義已畢尚以其所議論者未為臻極遂燒棄之

適就其書幾得乎聖人之心

適今果成就其書權得乎佛聖人立教之意

會 周禮時見曰會、註言無常期

頗 韻會偏ㄧ不正也又差多曰ㄧ多少良久曰ㄧ久多有曰ㄧ有

始余為原教師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蓋取其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智度論而離合乎五戒十善者也

始我作原教之時乃師則華嚴經先列乎菩薩乘取其本就所謂依本起末門者也師法智度論而開合乎五戒十善者也

然立言自有體裁其人不知頗相誚訝當時或為其改之

然其立言之家自有其體宜裁決其肩兢疏鈔之人不相能多有誚譏訴訝當彼之時或已為其改之

今書乃先列乎人天乘亦從華嚴之所謂攝末歸本

哉 韻書嘆辭
大ー者之爲君也
禮記安民ー註疏
云哉者美之云耳
又曰絶而有咲嘆
之意又説文言之
間也又疑辭 文
各有旨宜随所指
而味之

輪王 倶舎云從此洲人壽無量歳乃至八萬歳有轉輪王生減八萬時有情富樂壽量損減衆悪漸盛非大人器故無輪王由輪旋轉應導威伏一切名轉輪王施設足説有四種金銀銅鐵輪應別如其次第勝上中下逆次王領一二三四洲云云一切皆無傷害令伏得勝各安其所勸化令修十善業道故輪王死定得生天

門者也
　今言即此廣原教也乃特先列乎人天
乘亦取華嚴疏所謂攝末歸本門者也
（美也）旨哉五戒十善則不復出其名數
旨哉是數其報初所成原教前本先列菩薩乘又
開合五戒十善者嘗亦有深旨而淺昧者不能知之
其先列菩薩乘者蓋原佛本自菩薩乘而起此
代時教也其以五戒兼攝十善者就不飲酒一戒
便攝不癡一善也蓋欲尊佛所制雖小乘五戒已
能統攝輪王十善世法矣意示此五戒與彼五常
深淺自形耳今其開合之文雖已改矣不復列此

然惜其有深意始言之耳
吾所以爲二書者蓋欲發明先聖設教之大統以諭
夫世儒之不知佛者
　我所以爲原教廣教之二書者蓋欲發明乎先佛
聖人設教大統以曉諭夫世之儒人不知佛者
故其言欲文其理欲簡其勢不可枝辭蔓説若曲辨
乎衆經之教義則章句者得焉
　故其立言欲有文章其理致欲取簡當其述作之
勢不可又枝蔓其詞説若曲細辨別乎諸經所屬
四教五教當是何教之義者則有疏鈔者在焉

知余識余其原教廣原教乎（乎字疑而未定之辭）
若其人或知我專用涅槃經隨人隨意隨時及他
經論所云佛許比丘隨便不依次第釋取經中要
義安此文句等例此例備見下文辯偽篇也以爲
此輔教五書以扶于教法者或其不知而議我不
一上取乎經語而自用也之文義者盡在此原教
與廣原教也

廣原教凡二十五篇總八千三百餘言是歳丙申也
振筆于靈隱永安山舍（徐案詩書一篇一義篇聯也又藉也）
廣原教大凡有二十七五篇都計八千三百餘言是

（也者助語辭云〻二字連下必有後句應接而解釋之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又若〻則本句中意絶）
（惟字訓思亦以心著與而無別念）
（皀書云案六經惟維唯三字皆通作語辭又惟从心思也維从糸繋也唯从口專辭也應辭也然皆語辭　又云三字皆專之意）

歳當丙申二發筆在于靈隱寺之永安山精舍（嘉祐元丙申　師歳四十九）

廣原教要義第一篇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道
也者衆生之大本也甚乎群生之謬其本也久矣
惟心之謂道闡道之謂教標立其端也教也者聖
人之垂迹也道也者衆生之大本也此釋上之標
立也甚乎群生之謬其本也久矣此歎息也廣教
大旨在茲三十節特重列其本文而逐節釋之下諸
篇所申不可以例此此下正解上三十節意耳惟心之
謂道也者心即総別施耶四種心之乾栗陀耶心

（也矣字是句意結絶焉）
（標皀書舉也記文置言若樹杪之高置也）

禅詮曰楞伽經云賢實心良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應目為心

也梵語乾栗陁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真實心即真
實心也四種心義備見於壇經弁內然此真實心
即一切衆生清淨本覺亦名佛性亦云靈覺亦是
一真法界矣道亦心也言心則約生義言道則約
通義生謂能生世出世出世一切善不善法通謂通洞
世出世一切凡聖情與無情善惡皆生迷悟同體
故皆謂之心也凡聖融通因果無礙故皆謂之道
也又道亦理也法也法亦心也謂其有軌持之義
不失自分也猶起信論云所言法者謂衆生心也
故曰惟心之謂道也闡道之謂教也者闡訓明也

宗鏡六云心是名以知為體此是靈知性自神解不同妄識仗緣託境作意而
知又不同太虛空廓斷滅無知故肇論云般若無知者無有取相之知也常人皆
謂般若是智則有知若有知則有取著若有取著則不契無生
[illegible]
本覚門中有二一者清淨本覚二者染淨本覚
本有法身從無始來具足圓滿過恒沙德常明淨故云何名為清淨本覚自性
清淨心[illegible]無明[illegible]生死[illegible]
[illegible]
詮三諦
[illegible]

[illegible]
而生者其所稟圓徧法界體無邊涯絕諸分量非
揀示之大乃絕待至大之理本也始先道而次教

禅詮曰楞伽經云賢實心良本性不但空寂而乃自然常知故真自

也梵語乾栗陀耶此云堅實心亦云真實心即真實心也四種心義備見於壇經賛内然此真實心

又見廣原教十二篇一板

能詮二諦

瑜伽論云諸契経体略有二種一文二義文是所依義是能依十住品云文隨於義義隨於文文義相隨理無

是能依又云佛菩薩等是能説者語是能説相名句文身是所詮之義所詮之義必

拜謬方爲真教

説相

又云是能顯義是所詮能詮之文必召所詮之義

應能詮之文

智度論云理是所依爲本事是能依爲末

宗鏡六云唯識性具攝教理行果四法心能詮者教也心所詮者理也心能成者行也心所成者果也

同來云能詮謂名言

佛既先圓悟乃憫衆生迷此清淨無㝵之道特爲其發明之遂示是聲教也教也者聖人之垂迹也者教即佛無漏圓音發演其能詮二諦之教耳佛大聖人乃垂示此以爲其接引之事也夫本是所依之理迹是能依之事如人依處住則有行往之蹤跡由處有跡尋跡得處尋教能依之事迹乃得道所依之理本道也者衆生之大本者也道即清淨本始之一覺也此清淨覺心即是衆緣假合而生者其所稟周徧法界體無邊涯絶諸分量非揀小之大乃絶待至大之理本也始先道而次教

今却先諸分量非揀小之大乃絕待至大之理本
也始先道而次敎今却先敎而次道者其文勢欲
躡前而起後亦謂群生迷本必待設敎引接方歸
于道故却先敎而次道意歎過劇乎衆生之迷誤
此妙道大本者自無始而來迄至于今亘謂久矣
聖人不作而萬物終昧聖人所以與萬物大明也心
無有外道無不中故物無不預道聖人不私道不棄
物道之所存聖人皆與
聖人謂佛若不與作此之敎法而衆生萬物之類
終竟自溺其迷暗佛聖人所以與此迷昧衆生萬

物爲大光明也一心之理圓包十方故云無外一
心之道法界無邊故云無不中也是故十方法界
無一事物而不預于道之中也佛稱法性而設
敎故不自秘其道亦不弃遺彼一微細衆生亦
云彼具一念微塵心之衆生凡其道所在法界所
統之處者佛聖人不復間其尊賤咸待以同德與
猶待也
是故其爲敎也通幽通明通世出世無不通也通者
統也統以正之欲其必與聖人同德
緣此之故佛乃作爲其敎通洞鬼神一切幽宜至

乃天人之明顯者又通洞世間及出世間世間即
上所謂天人等出世間即佛菩薩等出世之聖人
也無有不通不貫也通者統也謂其爲教總統世
出世之者並皆推正其法性欲其與諸佛同得涅
槃之果德也
廣大靈明莫至乎道神德妙用莫至乎心徇妄纏業
莫甚乎迷本流蕩諸趣莫甚乎死生知衆生之過患
莫善乎聖人與萬物正本莫善乎設教
廣大乃道之廣博宏大横竪周徧無有窮極靈明
亦法理冥靈寂照未嘗泯昧而其此二者舉十方
世界無有至極者過乎此道也神而自得德無不
備妙以應用用而無窮具此二者亦舉十方世界
無有至極者過乎此心也亦可道是出深聖法聖
人以道而設教今先道乃尊佛之聖法也心是在
隨屬凡染淨未分必藉聖法引之乃辨故却以心
次道變於上文也徇從妄識以結業果舉十方世
界亦無有過劇乎迷昧其本心者也爲業所引流
轉漂蕩于五道之中者舉十方世界亦無有過劇
于死生者也此先死而後生者蓋就世間無常之
見而言之耳亦猶解經云心若常者不合有死若

四機　法華文句曰〻者機即根器又根縁也有可發之義故名為機一人天根謂諸悪莫作諸善奉行是名〻〻二二乗根謂厭畏生死忻尚涅槃是名〻〻三菩薩根謂先人後己慈悲仁譲是名〻〻四佛機謂一切諸法中悉以等觀入一切無礙人一道出生死是名佛根

生之例也下皆倣此知一切衆生所以爲過失自致其死死生生輪轉而不休舉十方亦無有能知之者如佛之聖人也與彼衆生萬彙推其本源妙心舉十方世界亦無有如佛能設爲其教法如此也

正固明明固妙妙固其道凝爲是故教者聖人明道救世之大端也夫教也者聖人乗時應機不思議之大用也

其心源既正正即清淨也以清淨故明以明之故妙而不可思議既到其不可思議之境故乗成其

頓漸權實

衍　廣也達也　通作演易大傳云演天地之數

妙覺之道也發句云固也凝猶成也此所以知其爲教者乃是聖人推此發明其一心源之道以救度乎世俗至大之頭緒也端猶頭也夫教也者乃是重釋教之云也謂此教乃是佛大聖人乗其宜説之時應其宜度之機亦是聖人不可思議無方之大用也

是故其機大者頓之其機小者漸之漸也者言乎權也頓也者言乎實也實者謂之大乗權者謂之小乗聖人以大小衍攬乎群機而幽明盡矣

是以聖人隨其所宜之機大者則以頓教接之猶

攬　通作覽

黄蘗禅師謂休曰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覚妙覚皆是權立接引之教並為化城

化城　法華道師多方便於險道中化作一城是時疲極之衆前入大城生已度想生安穩想　法華

華嚴時為法身大士宿世根熟天龍八部直說圓
滿修多羅是也小者則以漸教接之漸教謂一時
權假之法也猶鹿苑時為憍陳等五比丘說四諦
十二因緣等法輪是也頓者謂圓頓真實之法也
此真實乃謂大乘此言一向是實猶法華經是也
權假乃謂小乘此言一向是權猶化城引接是也
乘之義解在原教義內吾此說但以佛一教大綱
只是大小乘之權實耳如大智度論云聲聞經有
三法印無常無我寂滅涅槃印小乘經一切大乘
經但有一法印所謂諸法實相吾只據大小乘之

理而云也若論大乘經亦有兼權權不獨在小乘
者此自判諸經所屬之教也故吾此原教序云
昔曲辨乎衆經之教義則直尚者存焉是也佛聖
人用此大小乘以攬衆機之者幽道乃至鬼神畀
類明道乃至天人群生無有其不盡者也
頑類所聞漸頓漸而聞頓是又聖人之妙乎天人而
天人不測也
如維摩經云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
智度論云有一會中或聞說布施或有聞說持戒
云云乃至十二部經八萬法聚各各隨心所聞是

楞嚴疏曰眞如實性名無生法無偏眞智名忍爲忍得此智時忍可印持法無生理決定不謬境智相冥名无生忍

名語密是乃佛大聖人不思議力能令衆預在其頓說之中而得漸教之益如華嚴會中而有二乘之智或預其漸說之中而得頓教之益如鹿苑四諦會中而有得無生忍天台教化儀四教中判爲不定秘密教者其義是也此又佛之不可思議無漏圓音所由離資發乎天之與人而其天人不能測度也

聖人示權所以趣實也聖人顯實所以藉權也故權實偏圓而未始不相顧

佛垂示權教者所以導其趣向乎一實之道也佛

顧 說文還視也 中庸云言顧行註 照管之意焉註 諟天之明命註 謂常目在之

顯彰實道者亦所以資頼乎權假之教也以故其權與實其偏與圓者實即一乘實教權即三乘權教不論大乘經亦有權者偏亦小乘偏真之理圓則一乘圓極之道也此等權實偏圓之教未嘗不相顧視而相應副相顧亦交相含攝之謂也猶禮記中庸云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權也者有顯權有冥權聖人顯權之則爲淺教爲小道與夫信者爲其小息之所也聖人冥權之則爲異道爲他教爲與善惡同其事與夫不信者預爲其得道之遠緣也顯權可見而冥權不測也

慥 言行相顧皃

釋書云不謀而自合故云潛與密應

薩婆多云因聞入者是為信行因思入者是為法行曇無徳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憑他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為信行憑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為法行

此權也者有二種一謂顯權二謂冥權其一若佛示明顯之權者則為小乘浅漸之教為聲聞縁覺二乘小聖之道與夫具信根者為小息之處如化城喩是也所謂信者並該菩薩聲聞大小乘乃至凡夫者如大般若經云隨信行人者大論解云初入無漏道鈍根者名隨信行人起信論云謂凡夫二乘初發意菩薩等以意意識熏習依信力故而修行者也今指聲聞之信力者也其二若為冥密之權者乃其無方妙用潛與密應聲法師所謂冥權無謀是也此權或為異道之師以化正彼道之

起世界經云佛言我遣二聖者往震旦行化一者老子迦葉菩薩二者孔子是儒童菩薩明字函第一卷破邪論云遣三弟子震旦教化儒童菩薩彼稱孔子光淨菩薩彼稱顔回摩訶迦葉彼稱老子 ● 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游天竺善入泥洹 ● 符子云老子之師名釋迦文

清浄法行經云我遣三聖化彼震旦禮儀先開然後可進 三聖指孔子老子顔回也光明童子孔子摩訶迦葉老子月明儒童顔回也

類或為他教之主用他教法以利于世如立天地經云寶應聲聞菩薩示号伏羲淸浄法行經說摩訶迦葉應生震旦示名老子又云光浄童子名字仲尼此等是也示為愚善強惡二類之人與同其善惡之事猶起信云或為知友同類以勸發或為怨家怖之以入道蓋欲與此無信根者頭先作其當來得道久遠之因縁也亦猶起信所謂遠縁則久遠得度故此冥權而引起信外縁為證者以彼諸佛菩薩善知識有慈悲願護之方便故也其顯示之權現於諸經教是乃可見者也冥密之權在

權實

其妙用冥推密布是乃不可得而測度者也
實也者至實也至實則物我一也物我一故聖人以
羣生而成之也
此實也者非是常常之事實也乃是真如不妄
不變一心極實最勝之實諦也若此至實之理則
萬法與我之己靈為一也萬法與己既一聖人故
亦以衆生之一道而成其聖果也
語夫聖人之權也則周天下之善遍百家之道其救
世濟物之大權乎語夫聖人之實也則旁礴法界與
萬物皆極其天下窮理盡性之大道乎

語論上二種之權也者則周匝此一小天下乃四
大天下其所有之意遍滿彌入乎異道與此百家
諸子其所有之法也如此乃是其拯援世間生滅
妄業所累重大之機權乎若語論上一實真如之
道也者則通洞乎無邊法界依生聖法故云法界
旁礴猶通洞耳謂常與世間萬法之者咸預乎一
乘之圓極也以極字起例者蓋取起信論云雖是
一心故名真如言真如者亦無有相謂言說之極
極亦訓中即中道也篇首以權心之謂道標立卒
以一心真如之中極結末所以明其始終也此可

佛

謂天下窮極妙理究竟法性無有對待之大道也
此當言天上天下十方世界窮理盡性之大道今
只言天下且順乎世間之聞見耳

聖人者聖人之聖者也以其死生而不死不生與天
同然而莫窮其所以然豈古神靈睿智博大盛備之
聖人乎

謂唯佛聖人也此聖人乃出世三乘十地等覺聖
人之中尤為其聖人也非獨於世之聖人中其為
尤聖者也世間之心者於無常佛乃以真常不死
不生不變滅於兜率天上現生於淨飯聖王之家

天上有生死

增一阿含經曰舍利弗入滅無色界天淚下猶如春風細雨
仁王經云無色界天禮拜世尊

與天與人同其死生如此彼天彼人不可得見其
所以如此也亦欲順其無常之見故曰死生張
經例已見上文或問曰天上亦有生死耶曰有涅
槃經云菩薩不願生天以生當有老病死又菩薩
猶有變易生死又大論云天中死人中生人中死
天中生以故知菩薩示死於天上而現生於人間
也如此之人豈非是自古即大圓體起大神用妙
覺幽靈叡聖明智廣大充備之大聖人者耶
故其為教有神道也有人道也有常德也有奇德也
不可以一槩求不可以世道擬議得在於心通矣在

佛神力者
心賦註雅頌曰
神所以古徳云
自力与佛力无
別自智与仏智
無差

於迹較之
是故其所爲教乃有神道也者神力神理之謂也
順世之言故云神道耳謂佛自不測之理起其變
轉之用欲以驚動天人使生之敬信而稟其説教法華
經云如來一切神力亦智度論云此神十方三世
諸佛及諸賢聖求之不可得此意是也有人道也
者此乃是佛以五戒教人修所生之人道也華嚴
經攝末歸本所謂人天乘此意是也有奇德也者
即上神力所變奇詭之德也有常德也者即上五
戒具世教仁義禮智信五常之德也又奇德者亦

宗鏡卅九此心法妙故如神不可測無依無住非古非今只是有而不可見聞非是一向空寂
蘊無盡之妙用不斷不常具莫測之冥通云云 師子吼言佛性名第一義云云名為智
恵云云即是妙神

法華壽量品云 如来秘密神通之力 注曰神通力者三身之用之
神是天然不動之義法身也通是无壅不思議恵也即報身也
力幹用自在即應身也

平四諦十二縁修夫大聖以趣乎太本太聖其盛乎六
度萬行

佛神力者

於迹較

是故其所為教乃有神道也者神力神理之謂也

佛奇特最勝三界無對累上三德之德也常德者亦佛不變不易恒常湛寂涅槃断果之德也然佛之教有如此之道德不可輒以世教一世人道常德之説輒以世間拘局見聞輕而擬之議之佛之教道其所以為得在於心自通悟其所以為失在於輙以世間形迹者而討校度量之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篇

治人治天莫善乎五戒十善修夫以小聖小聖莫盛乎四諦十二縁修夫大聖以趨乎大大聖莫盛乎六度萬行

法界次第云通言諦者諦以審實為義此四諦法皆為声聞人作生解故必須藉教詮理不虚故云審實也

苦 以逼惱為義一切有為心行常為无常患累之所逼惱故名為苦

集 以招聚為義若心与結業相應未来定能招聚生死之苦故名為集

修理其必生於人道天道者莫勝於五戒十善五戒十善名數已見於原教修理其必證夫小小聲聞中小緣覺之三聖果也無有隆盛於四聖諦十二因緣也四諦者一苦諦謂二十五有依正二報也二集諦謂積集無明之種子又云見思惑也三滅諦謂滅前苦集明偏真理也四道諦謂略則戒定慧廣則三十七道品也以此道修成聖預位者一初果曰見道二則二果三果曰修道三則四果曰無學道此上四果隨其斷惑淺深或盡未盡而分其位次高下耳十二因緣者一無明謂煩惱障

十二因緣

翻譯集云生曰因謂先無其事而從彼生也緣謂素有其分而從彼起也故因親而緣疎緣覚根利通觀三世有因有緣是名因緣初觀過去無明緣行言無明者不了法界邪見妄執常在闇冥故曰無明因煩惱惑起於三業造作諸法故名為行由茲惑業感現五果識緣名色六入觸受所謂從行生心投父母腹流愛為種納想在胎分別諸法此名曰識二但有名凝滑屬色四七漸堅故号名色六根開張名為六入從出母胎至三四歲對緣取塵未別苦樂名之為觸從五六歲至十二三受覚苦樂中庸三境既解別故名為受

煩惱道也二行謂業障業道此支屬過去也三識謂託胎一分息氣也四名色謂名是心色是質也五六入謂六根成此胎中也六觸謂出胎也七受謂領納前境好惡等事從識至受名現在五果也八愛謂愛色男女金銀錢物等事也九取謂凡見一切境皆生取著心此二未來因皆屬煩惱道過去無明也十有謂業已成就是未來因屬業道過去行也十一生謂未來受生事也十二老死也緣覺人因觀此十二因緣先生次滅覺真諦理故名緣覺又名獨覺此人斷三界見思與聲聞同更

支 匀 昏云 分也又 度也又 持也

六度

經云空心不動具足六波羅蜜何者正言無可与者名爲布施豈心外有法可住相耶 正偈曰戒性如虚空持者爲迷倒寧執事法分持犯耶 經曰忍者於一剎那之一切相及諸所縁又云何謂菩薩能行忍辱佛言見心相念念滅豈可伏捺自心對治前境而爲忍受耶 經偈曰若能心不起精進無有涯又云何謂菩薩能行精進佛言求心不可得寧著有爲妄興勞慮耶 經云不見心相名爲一心定豈在避喧雜而守靜塵邪 經曰不求諸法性相因縁是名心慧寧外徇文言強生知解耶 宗鏡録二十六巻

侵除習氣乃居聲聞之上同是漸教耳修理乎菩薩太聖人必向入乎佛太聖之妙境者無有隆盛於六度萬行也六度者即六波羅蜜也一曰檀波羅蜜檀梵語檀那此云布施波羅蜜此云到彼岸下五波羅蜜所翻皆然二曰尸波羅蜜梵語尸羅此云好善謂好行善道不自放逸受戒不受戒皆名尸羅三曰羼提波羅蜜羼提此云忍辱謂能安忍外所辱境也四曰毗梨耶波羅蜜毗梨耶此云精進謂欲樂勤行善法不自放逸也五曰禪波羅蜜此言思惟修謂一切攝心繫念學習諸三昧也

殺所戒所例二切降也

六曰般若波羅蜜般若此云智慧照了一切諸法皆不可得而通達一切無礙也謂菩薩乘此六法度生死海此岸到大涅槃彼岸也萬行者謂菩薩能於此六法通達一切佛法而遍修諸行爲其具足方便也

夫五戒者離之所以致天合之所以資語其成功則有勝有劣語其所以然則天人之道一也夫四諦十二縁者離之則在乎小聖合之則在乎小小聖語其成功則有降殺語其乗之則小聖同道也

五戒數如前離若開也五戒者謂其不妄語之一

趣 婆沙毘曇云仙趣者到義乃仙人所到之処也

飲酒

元攝口四以俗不能護口略制其一又大論云說重者是妄語則已攝三若開此不妄語之一則為不綺語為不兩舌為不惡口之三者也不飲酒之一元攝意三大智度論云飲酒是邪命自活增益恚癡出世以智慧為首生死以三毒為根若能禁酒是防止意地三毒長養出世智慧也若開此不飲酒之一則為不貪為不恚為不癡三者與前身三不殺不邪淫不盜是為十善也此所開之十善所以能置其生乎天趣也若却收合此之十善復為五戒者所以資藉其生乎人趣也語論其所生

差 初加切次也不齊等也又使也一曰較也

之功德則有天勝人劣之差降也語論其五戒十善之所以而然者則此天人之道是一致也夫四聖諦及十二因緣者若開四諦之集諦則成十二緣之無明行愛取有之五支又開四諦之苦諦則成十二緣識名色六觸受生老死之七支也此則在乎緣覺小聖之所修者也若合十二緣復其四諦之苦諦集諦者此則在乎小小聖人聲聞之所修者也言其所成之功德則二聖似有降殺降殺差之貌言其所乘則小聖次小小聖同其道也文互言緣不兼因字欲略耳猶涅槃經云十二緣或

云十二縁起等例也
夫六度也者首萬行廣萬行者也大聖與乎大大聖其所乗雖稍分之及其以萬行超極則與夫大大之聖人一也萬行也者萬善之謂也聖人之善蓋神而爲之適變乗化無所而不在也
六度也者者亦謂六波羅蜜也此六度既爲萬行之首又能廣行諸善之行也大聖菩薩與乎大大聖如來其所乗雖稍分其淺深分全及其以萬行超證圓極之道極亦中也亦謂微妙中道也則與夫大大聖如來一理也萬行者乃是萬善之爲言也菩薩聖人行此萬善之行蓋以法身神力而爲之適順於變兼藉於化卽無有方所而其神德不在者也
是故聖人預天人之事而天人不測夫神也者妙也事也者麤也麤者唯人知之妙者唯聖人知之
是故菩薩聖人頋預彼天人之事而彼天人不能測之夫神乃精妙事乃麤粗麤粗者唯人能知之神妙者唯菩薩聖人能自知之
天下以彼我競以儒佛之事相是非而天下之者知儒佛之事豈知其奥壼乎儒佛者耶

老子王弼注曰埏埴陶者之器也虚而含故可以成器(注摩也)直解云埏者擊也埴者粘土也林希逸注曰陶鑄者鎔錬也範土曰陶鎔金曰鑄莊子逸注曰陶鑄做成之意也

天下之學者雖自以彼我相競以儒道佛教之事而相是非而此天下之學者但知儒佛之事豈知彼陶家埏埴因其虚無乃和土成器今但扃其局儒佛之名器安知其所以成儒佛者同一無爲之道也埏埴謂和土也此亦莊子逍遥遊所謂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同其義耳

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其物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大凡含靈之者周普於天地而遍乎幽冥天地鬼

埏 和土也 音延
局 部分也 又拘也 促也 又曲身也
埴 丞職切 又昌志切

神乃至夷狄禽獸若非以法身神力彌而補合綸而牽引使其全復於覺道而震旦及今殆有棄置之物猶華嚴經曰衆生行海無有邊佛普彌綸而法雨涅槃經云見衣有乳然後乃補如來亦不見諸衆生有入地獄困縁即以戒善而補之淨名經曰先以欲鈎牽然後入佛慧此等意是也佛菩薩之聖人器重其同共靈覺恐懼遺失其一切含靈之物是故菩薩聖人以法身神力之道乃潛與密用矣作猶用也

廣原教要義第三篇

老子王注曰埏埴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以成器（注摩也）直解云埏者擊也埴者粘土也
枝合長永疏曰陶鑄者鎔鍊也範土曰陶鎔金曰鑄
莊子逍遥注曰陶鑄ハ做成之意也

天下之學者雖𦣝以彼我相競以儒道佛教之事而相是非而此天下之學者但知儒佛之事豈知彼陶家埏埴因其虛無乃和土成器今但局其儒佛之名器安知其所以成儒佛者同一無爲之道也埏埴謂和土也此亦莊子逍遥所謂猶陶鑄堯舜者也同其義耳

夫含靈者溥天溥地徧幽徧明徧乎夷狄禽獸非以神道彌綸而古今殆有棄物聖人重同靈懼遺其物是故聖人以神道作

大凡含靈之者同歸於天也而偏乎幽冥天地鬼

埏音和土也 式延切 局ハ部分也又拘也促也又曲身也 埴丞職切 又昌志切

十六

埏埴 埏ハ和土也埴ハ土之黏膩者爲器謂以水和黏膩之土爲陶器也
老子王注ニハ陶者之器也虛而負故可以成器是譬喩虛者之爲用
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日先以欲鈎牽然後令入佛慧此等意是也佛菩薩之聖人器重其同共靈覺恐懼遺失其一切含靈之物是故菩薩聖人以法身神力之道乃潛輿密用矣作猶用也

廣原教要義第三篇

心必至至必變變者識也至者如也如者妙萬物者
也識者紛萬物異萬物者也變者動之幾也至
也者妙之本也天下無不本天下無不動
心謂如來藏心也此之藏心染淨相混具凡聖所
到之二至也必至者謂修道除惑出障離染得到
涅槃乃爲至也若不修道不背猒未出障未離染
動到生死亦爲之至也涅槃經云須陁洹八萬劫
至等天台教涅槃疏云涅槃有至不至生死有至
不至此等例是也必至謂有心必有此二至者也
至又訓極亦謂心即圓極之理乃上乘之至也猶

楞嚴四疏曰、如澄濁水貯於靜器靜深不動沙土自沈清水現前名爲初伏客塵煩惱
去泥純水名爲永斷根本益明明相精純一切變現不爲煩惱皆合涅槃清淨妙德

法華經曰乘此寶乘直至道場取圓極之至最爲
簡直吾始用此義也然原教切欲化世間沒溺生
死不見妙理之者故先起同體之至後總以別相
圓極之至故謂至者如也涅槃經四句謂至至爲
生生者理亦相貫可以意求也至必變者謂此三
至之心必有變動若前所謂心具染者此是其變
而不能復者也所謂心具淨者此是其變而能復
者也變者識也者謂此變即是根本無明微細識
也至者如也者謂此三種之至都是真如圓極之
心也此如者即今神妙乎萬物者也此識者即

楞嚴三云阿難識性無源因於六種根塵妄出

今幻妄紛亂乎萬法殊異乎萬事者也又此變也者者亦是心動之幾微周易正義曰幾是離無入有在有無之際此說似之故云動之幾也此至也者亦是一切法玄妙之根本也天下之有情者自無始而來莫不本此之妙本也莫不動此之妄動也

故萬物出乎變入乎變萬物起乎至復乎至萬物之變見乎情天下之至存乎性以情可以辨萬物之變化以性可以觀天下之大妙善夫情性可以語聖人之教道也

故此萬法亦出生自於識變亦入死自於識變猶涅槃經云因無明生亦因而死此萬法亦依此眞如之至而起亦於此眞如之至而復猶圓覺經云幻從諸覺生幻滅覺圓滿萬法之變易蓋形現乎情發者也天下之因至蓋存在乎性正者也以此之情可以辨別萬物死生變化也以此之性可以觀審天下所本之大妙也若或善夫此性情之理則可以語論佛聖人之因情設教以教牽情使復其覺性之教道者也

萬物同靈之謂心聖人所履之謂道道有大者焉有

小者焉心有善者焉有惡者焉有厚薄大小有漸奥故有大聖有次聖有小聖有天有人有須倫有鬼神有介羽之屬有地道

萬法同其覺靈乃謂之心也聖人所履踐乃謂之道也謂道也故有大有小謂心也故有善有惡爲善爲惡故有厚有薄趣大之與小故有漸有深以故有大聖佛菩薩有小聖聲聞縁覺有天人阿修羅餓鬼畜生地獄等六道此六道名言與常途不類者欲其文便耳略文據經論起例事見下尊僧篇

區ハ類也別也
語ニ云以別矣

群生者一心之所出也聖人者一道之所離也聖人之大小之端不可不審也群生之善惡之故不可不愼也

凡一切衆生皆從此一心之所出也一切聖賢皆自此一道之所分別差等也若此已上所謂大小聖人其道之端由不可不審詳也一切衆生之善惡之因縁不可不顧愼也

夫心與道豈異乎哉以聖人群生姑區以別之曰道曰心也

心之與道其理豈有殊異耶但以佛及衆生因之

與臬且強分別云是道是心耳
心乎大哉至也矣幽過乎鬼神明過乎日月博大包
乎天地精微貫乎隣虚幽而不幽故至幽明而不明
故至明大而不大故絶大微而不微故至微精而精
有靈鬼靈神而妙乎天地三才
此之心法萬法無以爲對其特獨大故曰大哉至
極也矣若以其幽冥其冲漠比並則超過乎鬼神若
以其光明照曜比並則超過乎日月其廣博含大
則包含天地精粹微細則通貫於隣虚隣虚極微
之塵此塵微細難見隣近於虚空耳大論云微塵

有三大者中者小者大者遊塵可見中者諸天所
見小者上聖人天眼所見慧眼觀之則無所見小
乘經論所談隣虚之義或異於此者吾則未嘗討
論也言其爲幽則非幽故爲至極之幽言其爲明
則非明故爲至極之明言其爲大則非大故爲殊
絶之大言其爲細微則非細微故爲至極之微乃
能爲精䰟乎日月能爲靈驗乎鬼神能神妙乎天
地人之三才者
若有乎若無乎若不有不無若不不有若不不無是
可以言語状及乎不可以絶待玄解諭

宗鏡四十六十五板
直饒見起四句
始出單四句猶有
複四句具足四句
且單四句者
一有二無三亦
有亦無四非有
非無

詮 具說也又
解喻也評論
事理也
剋 必也期約
定期日也又能
證 驗也質也

此之心法相似乎有相似乎無相似乎非有非無
相似乎非非有相似乎非非無此有無非有非無
及其雙非有無之下見四見其乎立乎破然其有
無亦有亦無非有非無此之四句用時亦有全略
在事諸次必須全用在理剋證或可略用不須次
第其全具四句並如經論疏義也其收略不必次
第如天台教禪波羅蜜中於有句之下便列亦有
亦無者又以非有非無為中遂攝亦有亦無其為
一句却與有無為三句對三觀三諦亦有家只出
有無非有非無如永嘉集之類又起信論於非有

四句詳見宗鏡八十七

宗鏡十二巻五板云、萬法從緣無自體耳體而無自故名性空性之既空雖緣會而非有緣之既
會雖性空而不無是以緣會之有有而非有性空之無無而不無何者會則性空故言非有空則緣會
故曰非無今言不有不無者非是離有別有一無也亦非離無別有一有也如是則明法非有無故
以非有非無名
耳不是非有非
無既非有無又
非非有非非無也
如是則何独言
語道斷亦乃心行
処滅也如是則名
體既空言思自
絶可謂萬杭泯
跡独朗真心矣

非無下却列有無俱此亦是亦有亦無之義其前
後不必次第此類是也今此篇是說證時以理而
遮絶之特用收略不必次第例也及第六巻壇經
賛内謂非有非無句下却列亦有亦無亦是此上
之例耶今其謂不有不無不不有不不無亦只是
經論中非有非無非非有非非無之義訓也非如
他書別以不不非不不是以明雙是非之義如永嘉
集類者也又四句有開合寛狹單複其義亦更微
細具如他家經論義曰夫言似有似無者蓋法非
有無不可定說其有其無但謂其如有如無之亦

佛印元和尚曰
未悟者難與言
已悟之境如生盲
之人與之言天日
之清明彼安識
而不可辯也

句也今此言似有似無乃至乎似非非非有非非非無
但是可用言説論其之耳洎其不可用断絶對待
與其以玄默會解爲之表諭也
得之在乎瞬息差之在乎毫釐者是可以與至者知
不可與學者語
但其得在於一瞬自一瞬而息若過差不即證之亦
只在一毫釐之際是以可與到此之境者知之不
可與學習者語論也
聖人以此難明難至也乃爲諸教言之義之諭之正
之雖然多端是皆欲人之不謬也而學者猶昧今

夫天下混謂乎心言之而不詳知之而不審者認意
識謂與聖人同得其趣道不亦遠乎
佛始以此難曉難到遂乃爲之經教演説之義解
之譬諭之推正之開張法門雖夥爾多其頭緒駁
雜見也如此皆欲人之不迷謬之也而學習者尚
猶錯不曉會之今乎天下之人混同一槩稱之爲
心其所説者不至詳悉其所知者不至諦審似妄
執認智相分別之意識者言與佛同其所證如此
趣尚佛道不亦尚遼遠耶

廣原教要義第四篇

異本云
情出乎性
性隱乎情

■註云真如心者者亦是第八識更無別體但是真心不覺与諸妄想和合令藏識淨亦自爲藏識其不爲妄想和合躰常不變自爲真如心也云生滅心者者亦真如不守自性隨緣而變之者有生有滅也

性出乎情情隱乎性性隱則其至實之道息矣是故
聖人以性爲教而教人天下之動生於情萬物之感
正於性情性之善惡天下可以不審乎
性能生也情所生也即心真如而變爲心生滅也
情識既起則隱覆性真其性若緣隱覆則衆生求
迷而不覺不覺則此真實之理似乎止息不行也
是固佛聖人特以此真實本性爲之教法而教訓
引道於天人之類天下之人凡有動作固生於情
妄天下萬事有所惑亂必正之於真性夫情與性
邪正既自成其善惡而天下其人可不詳審耶然

理無善惡既有生滅之情自理而起古德遂以理
之清淨對乎情妄之惡謂之理善也
知善惡而不知夫善惡之終始其至知乎知其終而
不知其始其至知乎唯聖人之至知知始知終知微
知空見其貫死生幽明而成象成形
夫語詞也縱有世之聖賢能知此性之爲善情之
爲惡者而不能知乎斷惑是善惡之終是惑是善
惡之始如此其可爲至極之知乎縱有出世賢聖
能分斷惑垂入妙覺知夫終處雖近尚不見其之一
品微細無明微惑猶存如此其可爲至極之知乎

眞極上六十五葉ら、寶藏論云即體之用曰知即用之躰爲寂如即燈則時即是光即光
時則是燈灯爲躰光爲用無二而二也又云 知之一字衆妙之門 如是開示霊知之心即是
眞性与佛無異故名顯示眞心即性教

記者謂起惑如著衣之法從内至外斷惑如脫衣
之法從外至内最終脫者是最始著者當知見終
是約斷惑説見始是約起惑説唯是佛一品不聖
人之至乎極究竟乎正遍知海乃能具足備見其始
之微細終之勝妙知微亦始之幾微知玄亦終之
清淨無始無終也又能見此惑通貫乎諸趣死此
而生彼入鬼神之幽出天人之明在高成象而在
下成形也文云知見而單曰知者謂其聖具一
切智有智能見猶古德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故
得以知而兼見也涅槃經云一切衆生雖與十二

禪源詮云問既云性自了〻常知何須諸佛開示 答此云知者不是證知
意説眞性不同虚空木石故云知也非如縁境分別之識非如照躰了達
之智直是眞如之性自然常知故馬鳴菩薩云眞如者自體眞實識
知 華嚴回向品亦云眞如以照明爲性又撿問明品説智与知異智局
於聖不通於凡知即凡聖皆有通於理智

莊子云天即自然則自然亦自然也依此而生萬物故云衆妙之門

文云畢竟所極覆曰當然此字雖廣亦不出
於法性之中乃云内於性耳故其萬法凡有乎名

因緣共行而不知不見故無有終始十住菩薩唯
見其終不見其始諸佛世尊見始見終此例是也
經所謂十住䟽曰唯十住分見九住至初住皆不
分見記曰即第十地是等覺人也記一作説
天地至遠而起於情宇宙至大而內於性故萬物莫
盛乎情性者也
天地雖極高遠亦其情識外變乃有此蒼蒼者涯涯
之相也宇謂天地四方也宙謂往古來今也又説
文云舟輿所極覆曰宙然此宇宙雖廣大亦一不出
於法性之中乃云內於性耳故其萬法凡有乎名

記者謂起惑如著衣之法從內至外斷惑如脱衣
之法從外至內最後脱者是最始著者當知見終

相之者莫有遂盛於情性者也

情也者有之初也有者有則有愛有愛則有嗜欲有嗜欲則男女萬物生死焉死生之感則善惡以類變始之終之循死生而未始休

情識乃為萬有之始初既有其有也則有情愛有情愛則有喜好欲事有嗜慾則男女之與女萬彙之形生焉死生變化既有其感召則其善者惡者各各以其類習變而相季也又始因之終類之循環死而復生生而復死未嘗而休息也

性也者無之至也至無則未始無出乎生入乎死而

非死非生聖人之道所以寂焉明然雖感所適

此性也者則是無相之圓極也極無之理未嘗必無出入生死乃非其死生下句先死欲靈上文無他義例也佛聖人之道所以能寂能照雖在其機感則無所不在也

夫情也為偽為識得之則為愛為惠為親親為疎疎為或善為或惡失之則為欺為狡為兇為不遜為貪為溺嗜欲為妄忘為滅性

夫情之過者則能為妄偽為識想若得乎此者且為愛好且為恩惠亦為親親其親為疎其疎亦為或

浄名曰佛身者即法身也生註曰佛無為也至於形曰細壽之脩短皆是接衆生之影迹非佛実也衆生若無感則不現矣非佛不欲接衆生不致故自絶耳若不致而為現者未之有也譬日之麗天而影在衆器万影万形皆是器取豈日為乎器若無水則不現矣

奸校

不順義

校王云徤也疾

性

善事爲或惡事失于此者則爲欺誑爲姦狡爲兇暴爲不順義爲貪婪爲沒溺愛欲爲喜怒其眞心爲滅沒其正性猶起信論云具有過恒沙等妄染之義然此妄染亦善不善者也

夫性也爲眞爲如爲至爲無邪爲清爲靜近之則爲賢爲正人遠之則爲聖神爲大聖人

夫性之德者乃爲眞而無妄爲如而無變爲圓極無有不偏爲直正而無邪爲清淨而無染爲寂靜而無生無滅近而效之則爲賢明者爲中正之人遠而效之則爲通聖妙神爲佛最勝大通之人聖

圓覺曰由寂靜故十方世界諸如來心於中顯現如鏡中像

訓通也亦起信論所謂心性無動則有過恒沙等清淨功德相義示現也

聖人以性爲教教人而不以情此其蘊也

聖人謂佛以眞性大事因緣爲出聲教教道於天人而竟不用情愛者此乃其淵蘊也

情性之在物常然宛然探之不得決之不絕天地有窮性靈不竭五趣迭改情累不釋是故情性之謂天下不可不柬也

韻書云宛然猶依然

情之與性在於萬物恒常宛爾儼爾探取之不可得斬決之亦不可得而斷絕天地劫數有時而窮

盡此性之靈覺終不可竭盡縱在五趣之中五趣
名數可見也不復備列交相改易而此情所牽累
終亦不解故此情性之云天下之人不可不察別
其邪正善惡也
夫以情教人其在生死之間乎以性教人其出夫死
生之外乎情教其近也性教其遠也誕乎死生之外
而罔之其昧天理而絶乎生生之源也
今夫以情設教而教勸人者此正在乎一世生死
之間耳若以性設教而教勸人者此乃通乎三世
之際其出拔於死生之表矣以情爲教其意近也

禮記云跂而及之註曰跂望也
莊子逸註醯雞醋甕中之蠛蠓也其包覆於甕中豈知甕外之大言所見者小也

以性爲教其意遠也誕妄此死生之外爲不詳而
無罔之此說乃是昧天之理而欲絶天地三才生
生之本源也
小知不及大知醯雞之局乎甕瓿之間不亦然乎　甕說文甖也又瓶也　瓿音部小甖
小知不及大知者乃莊子內篇逍遥遊云爾解者
謂物各有性性各有極皆如其實知豈跂尚之所及
哉醯雞局乎甕瓿之間者亦莊子外篇田子方章
云孔子以老聃之言出告顔回曰丘之於道也其
猶醯雞與微夫子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
也醯雞酒甕中之蠛蠓也瓿甊甖甕類漢書楊雄

諸業有定不定 出宗鏡七十四八枚

傳云吾恐用覆醬瓿是也謂或以佛外死生之說爲之虛誕者豈不類其小知與醯雞如是耶

廣原教要義第五篇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

心動曰業者梵語羯磨此翻爲業或云事辦以義（華言作法辦事又業者招感義）而解此業者乃曰思者業也正以思因事起事引心動故謂業爲事爲思經論大小乘各說受戒時有四種思有三種思者不同起信論云心動說名

宗鏡錄云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 答雖云識浪起處無從元始無生能窮識性只爲不覺忽介念生猶若澄瀾欻然風起不出不入洄澓之洪浪無邊非內非外顛倒之狂心遍境 起信論云以不知眞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爲無明

爲業解此云動作其業義則此心動是也文云心動曰業蓋取起信之義者也與此業會合爲感此感也者通徹五陰身內外之爲言也天下一切有心之類誰不有動萬類之物所繫於業者誰不有感此業爲之道理也常幽冥此感爲之勢光也常悠遠人民不得睹見而不以爲恐懼

聖人之教謹乎業欲其人之必警也欲其心之愼動也

聖人謂佛也此聖人垂其教所以謹切於業理其意欲要人必然警悟也欲要人心護愼其發動也內感之謂召外感之謂應召爲其因應爲其果因果

諸業有定不定
出宗鏡七十四 校八

傳云、吾恐用覆護說是也、謂或以佛外死生之說
爲之虛誕者、豈不類其小知與醯雞如是耶

廣原教要義第五篇

心動曰業、會業曰感、感也者通內外之謂也、天下之
心孰不動、萬物之業孰不感、業之爲理也幽、感之爲
勢也遠、故民不睹而不懼

心動曰業者、梵語羯磨、此翻爲業、或云事、辨以義 華言作法辨事又業者招感義
而解此業者乃曰思、者業也、正以思因事起事引
心動、故謂業爲事、爲思、經論大小乘各說、受戒時
有四種患、有三種患者不同、起信論云、心動說名

宗鏡錄云、問、覺海澄源一心湛寂、云何最初起諸識浪、答、雖云識浪起處無從、无始无生、然窮識性只爲不覺忽作念生、猶若澄瀾欻然風起、不出不入、洄湍之洪浪滔天、非內非外、顛倒之狂心遍境、起信論云、以不知真法一故、心不相應、忽然念動、名爲無明

弘明十五內德篇校七云、孔子曰、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又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佛之所云業也、儒之所謂命也、蓋言殊而理會、可得而同論焉、命繫於業、業起於人、人稟命以窮通、命隨業而厚薄、之命、莫非由己、怨天尤人、不亦謬乎

宗鏡五十六、三細相者、初業相、依不覺心動、動名業、業有二種、一動作故、是業義、故云、依不覺故心動、名業、覺則不動、乃始覺時則無動念、是知念動只由不覺也、動則有若、如下乃寂靜無念之時是涅槃妙樂、故知念動則有生死苦患

形象者皆預也　內心自感可謂之召事境外來
致此心發可謂之應召故爲因應故爲果因生果
成而幽明之中凡有形有象者皆預于此也
夫心動有逆順故善惡之情生焉善惡之情已發故
禍福之應至焉情之有淺深報之有輕重輕重乎可以
遷善乎不可卻
夫此心既感外境而動則有逆有順逆則成惡順
則成善善惡之情妄由此而生焉此善惡之情既
已發生而禍應其惡福應其善自然而到焉彼善
惡之情所發既有淺有深此果報之業故有輕有

重其業輕者可以修德遷移其業重者不可以盜忽
退卻
善惡有先後禍福有遲速雖十世萬世而相感者不
逸豈一世而已乎夫善惡不驗乎一世而疑之是亦
昧乎因果者也
彼所生善惡之情既有前有後而此禍福之報遂
有遲有疾雖自十世圓數至其大數之萬世也而
其善惡禍福相感之理者必不相逸逸猶亡也
如此豈只在其此之一世而休已耶夫所見爲善
爲惡不驗效於一世之中而疑惑之者此亦昧乎

因果之理也
報施不以夫因果正則天下何以勸善人樹不見其
長而日茂礪不見其銷而日無業之在人也如此可
不慎乎
禍福之報施如不以因果正之則舉天下何以持
善而勸人耶樹木人誰得見其長大而不覺其日
夜自然芽盛磨礪之石亦人誰得見其消滅而不
覺其日夜自然微無而業緣在於世人如此之喻
灼然得不畏慎耶吾始以前輩名僧論業及住持
之事多不辨明文字不立如道世法苑珠林神清
北山語録者遂著此曰業篇并下之住持篇等然
業與住持事相一出自經論皆古今通用愚無識
者相嫉妬謂我輩竊神清語録是大可笑也

廣原教要義第六篇

物有性物有命物好生物惡死有血氣之屬皆然也
聖人所以欲生而不欲殺
大凡物物有性命各各好惡其生死但有血氣之
類屬者咸如此佛教所以然者唯欲世人護生不
欲其殺害
夫生殺有因果善惡有感應其因善其果善其因惡

其果惡夫好生之心善好殺之心惡善惡之感可不慎乎

凡所生之殺之既有因果而善惡遂有感應本因既善既惡其果報亦即善即惡今乎好生之心是善理好殺之心是惡理此善惡感會不得不慎之耶

人食物物給人昔相負而冥相償業之致然人與物而不覺

今人食啖血氣之物此物供給於人皆是夙昔相負欠而今乃償業之所致亦人與其物皆不能覺知之謂物自然天生以養人天何顧邪害性命以育性命

楞嚴中人死為羊羊死為人 相吞噉

第四巻曰以人食羊羊死為人人死為羊如是乃至十生之類死死生生互來相噉惡業俱生窮未來際是亦則以盜貪為本汝負我命我還債汝以是因緣經百千劫常在生死

說命篇云夫天也者三極之始也聖人重其始故揔曰天命云云何謂天道乎天道適順者也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天道至仁豈然乎哉

世人言物自而然天地生之以供養於人如此之言而天道何乃偏頗乎使其害性命之物以養育性命之人天道特爲至極之仁豈可如此之言哉

夫相償之理冥而難言也宰殺之勢積而難休也

夫相償之理寞而難爲言也割殺之勢積久難輙休也

寞通作漠漠通作暯冥也又寂無也

故古之法使不暴天物不合圍不掩群也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其止殺之漸乎

古之法即王制也王制謂不暴天物者匪殺言若

○集注綱以大縄屬網絶流而漁者也弋以生絲繫矢而射也
○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為養与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如獵較是也然盡物取之出其不意亦不為也此可見仁人之本心矣
○荘子九曰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顔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顔回擇菜

甲獵不以其禮殺傷過多是暴害天所生之物不
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注者云為盡物也正義所
謂殺傷過多是暴害天物与注義同也論語述而
云子釣而不綱者正義謂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
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也弋不射宿云者義
謂繳射也夫子雖為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
鳥為其欺暗必中且驚衆也儒書如此之言乃是
佛戒止殺之漸漸也
佛殺教久可生而不可殺可不思耶諒哉
今佛教所以教可以生之而不可以殺之可得不
思量其意趣而信諒其所説耶

○廣原教要義第七篇

太信近也小信遠也近返遠遠返近情蔽而然也
信肯順之謂也内心在人特為其大而又切近於
已人苟自信肯其心乃為太信此之太信是為近
也外事於人乃為其小而又疎遠於已人苟信肯
其事乃為小信此之小信是為遠也若此之近者
反自遠之此之遠者反自近之蓋其情有取著相
為障蔽而尔也
天下莫近乎心天下莫遠乎物人夫不信其心而信

鐔津集書啓中云、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明誠、々々也者生而知之也、明也者学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

其物不亦近反遠遠反近乎不亦迷繆倒錯乎
大凡天下埒已者莫近於心天下異已者莫遠於
物令夫衆人乃不自信其已心爲于世善惡之本
乃特信其外境一世名勢之事如此豈不果然近
之實理反成遠乎遠之妄境反成近耶衆人不亦
各自迷悞顚倒乖錯耶
心也者聰明叡智之源也不得其源而所發能不謬乎
此心也者者乃古今人耳目之聰明聖人之叡
聖賢人之賢智之本源也人若不能自得其本源
而有所發用寧不謬悞耶

誠明

聖人所以欲人自信其心也　佛大聖之人其所
以立教要欲衆人且各自信其本覺之心矣
信其心而正之則爲誠常爲誠善爲誠孝爲誠忠爲
誠仁爲誠慈爲誠和爲誠順爲誠明誠明則感天地
振鬼神更死生變化而獨得是不直感天地動鬼神
而已矣將又致乎聖人之大道者也是故聖人以信
其心爲大也焉
既信其本心見其妙理則其發行用心乃一一如
理稱性當自正之若爲常德則成實常乃至爲善
孝忠仁慈和順資此十德皆能誠實如理乃臻於

誠　韻會信也敬也無僞也伊川程氏曰無妄之謂晦菴曰眞實無妄

誠明然此誠之與明者其名言雖與儒之中庸相似而其爲義迥別誠即一乘誠實之道明則一乘妙明之理也亦其寂照之謂也世間若果修心至此一心誠實妙明之理必能感致天神地祇振動幽冥鬼神雖經死經生塵變歷化縱其十世百世而凝然獨自得之未爲衆境擾亂略有所失也此不唯如上只能感致於天地振動鬼神而止矣必又能致成乎佛聖人所證無上菩提廣大之道也是以佛之聖人以自信解其心爲優大者也焉語助耳

聖人博說之約說之直示之巧示之皆所以正人心而與人信也人而不信聖人之言乃不信其心耳自棄也自惑也豈謂明乎哉賢乎哉

聖人佛也其所設教或廣博說法或約略說法或直截以法呈示之或巧曲以法呈示之佛之如此施設並所以欲推正一切物之心性而待人自信解也衆人而乃有不信稟佛之所說此乃是自不信其心之靈妙耳令其人若如此未是自委棄其已靈也自惑亂其生也是豈宜謂之聰明者耶賢智者耶哉亦乎也

六典 五常之書又常也經也法也 一曰治典 二曰教 三曰禮 四曰政 五曰刑 六曰事典

典

廣原教要義第八篇

修多羅藏者何謂也合理也經也經也者常也貫也攝也顯乎前聖後聖所説皆然莫善乎常也持義理而不亡莫善乎貫也總群生而教之莫善乎攝也修多羅藏者何謂也者是文家自起語端謂此修多羅當是何言耶夫修多羅者梵語也此土翻為契契猶合也亦云會也合理也者謂其契會同乎真正至理也經也者謂其契合乎經典也不重言合經文欲略耳經也者者標經以發下文解之之詞也常也者明經訓常也擬此土亦典以稱經

修多羅 或言無翻含五義故 [illegible] 出生妙善故号出生 能示正理故名顯示 義味無盡故喩涌泉 揩定邪正故譬繩墨 貫穿諸法故曰結鬘 含此五義故不可翻

耳貫也攝也者取西土結鬘之義也然結鬘譬喩其義雖二而説有二端猶圭峯疏云貫穿所應知義攝持所化衆生故曰貫也攝也顯明夫前佛後佛聖人其所説法悉皆如是窮天地亘萬世而不能改易之者無有勝善於此恒常之義也執持義相名理使不忘失者無有勝善於貫穿之力也總括衆生大小之機咸教化之無有勝善於攝持之力也修多羅略有五翻一曰法本二曰契三曰經四曰善語教五曰經今只稱契與經者取其義訓簡直不煩欲世人易曉修多羅名含五義一曰法

或作綫 綖冠上覆

本十二曰微發三曰湧泉四曰繩墨五曰結縵義今只推結縵綖與常義者取其親近不煩亦欲世人易曉耳而五翻五義與經字含多訓則備於諸家疏義也

阿毗曇藏者何謂也對法也論也論也者判也辨也發明乎聖人之宗趣莫善乎辨揚其道之淺深莫善乎判

阿毗曇藏何謂也者謂此阿毗曇當是何言耶舊梵語阿毗曇此云無比法謂無漏之智慧最勝無比新梵語阿毗達磨此云對法即無漏淨慧分別

唯識四涅槃 自性清淨 有餘依 無餘依 無住處

爲能對智四諦涅槃爲所對法故呼無漏智慧爲對法適以對法而解阿毗曇如此耳其不曰無比對法藏而云論藏者此亦以無比法分別淨慧所總四種之說而云之耳其一梵語薩怛羅此云議論也謂議詳空有論量假實其二梵語摩怛理迦此云本母本母能生妙慧妙慧因論而生故展轉翻爲論也其三梵語烏波彌舍此云近說謂略取經中要義不爲繁故也其四阿毗達磨即此能對所對法也斯四種之說皆是無比對法所攝故無此對法皆得稱論論也者者推論欲發其下文

解之之詞也判也者指決之謂也辨也者甄別之
謂也猶圭峯疏云依決判義名之爲論智者疏云
智慧分別爲無比法開發著明夫佛聖人崇宗歸
趣者無有勝善乎辨別也標指諸乘法義之淺漸
深決者無有勝善於決判也經律論三者上下次
第亦各從其語便義便互爲前後不必定爾猶涅
槃經云戒律阿毗曇修多羅大智度論云應當結
集修妬路阿毗曇毗尼三法藏天台四教儀亦先
經次論次律吾意自謂議論者先出已預於修多
羅十二部經故次論次律蓋尊經也是亦義便故
取智度論爲例耳

毗尼藏者何謂也戒也律也律也者制也啓衆善遮
衆惡莫善乎制也

夫毗尼也者梵語也此土翻爲律律謂法也今解
先戒而次律者蓋取涅槃菩薩處胎等諸經所云
戒律藏者用其語便耳又取戒律相兼攝之義也
如天台涅槃疏云木叉名解脫毗尼名滅滅無解
脫又木叉兼得毗尼故以戒先而次律又以律是
能詮之文戒是所詮之行今亦可用行爲本用文
爲迹尊本以行其迹而教人故先戒而次律也今

又以其義通下文而單釋於下蓋亦正乎毗尼専
為律藏之名也律也者者欲發下文解之之詞也
制也者禮記王制正義謂法度為制度明制亦法
也韻釋文謂制斷也今取儒經書訓釋而為之解
者蓋表其義翻毗尼擬此土法律乃謂之律耳啓
衆善遮衆惡也者開啓衆多為善之門而遮塞衆
多起惡之源者無有勝善乎此之法律斷制者也
此上三處藏字不解者以經論律三藏攝一切所
應知義名之為藏與今天下安置經律論處梵語
倶舍此謂之藏者其名混然攝入攝法之藏學者

宜自以意知之多置之藏於廣教不甚補故皆略
而不刻也
人天乘者何謂也漸之漸也道世俗莫盛乎至漸
人天乘者定何以而說之也人也者聰明業所生
能用意思惟觀察其所作事是聖道正器又預天
地三才之數故曰人也天者於諸趣最勝能有光
明照耀故曰天也乘者喩其能以五戒十善如車
乘運載到其所果報之處也下三乘義皆類此然
此二乘皆攝屬於聲聞乘在聲聞漸教又為之漸
也若引導乎世之俗者蓋生於人天之間無有隆

盛於此極漸者也

聲聞乗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

聲聞乗者定何以而說之也聲聞者謂其所聞佛
無漏聲教展轉修證求出世間小行小果故曰聲
聞也此乗是佛方便且隨其機宜以建立漸次引
導其小機令向佛乗乃是小乗小聖之道理也

縁覺乗者何謂也亦小道也從其器而宜之莫盛乎
權與其進而不與其退莫盛乎漸

縁覺乗者定何以而說之也縁覺者又曰獨覺梵
語畢勒支底迦此翻云獨行謂部行麟喻也又常

二種獨覚一部行二麟喻　大論云獨覚出無佛世観外因縁
無師自悟故名独覚　観外因縁者謂観外物凋零覚内心之生滅也
部者即部類謂此独覚稍有為人之心如鹿行去之而能回顧後群
故名部行　謂此独覚但欲自度畧無為人之心譬如麒麟唯有一角
故名麟喻

是人即能明見如来

道莫盛乎菩薩乗也其乗與縁覚違其所度為者也

盛於此極漸者也
聲聞乗者何謂也權也漸也小道也

名義集三乗通号第五　佛教詮理化轉物心超越凡倫升入聖域其或知苦常懐厭離断集永息因生證滅高契無爲修道唯求自度此声聞乗也　其或觀无明之妄始知諸行爲幻源断二因之牽連滅五果之纏縛此縁覚乗也　其或不観二子普濟君羊萠秉四弘之誓心運六度之梵行此菩薩乗也　語其渡河維象馬兎之有殊論乎出宅[illegible]実羊鹿牛之無別矣

宗鏡七八　大集経曰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者修行菩提之心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當補佛処發心菩薩見佛色相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身是一切善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来身及一切法皆悉平等一生菩薩不見如来所有功德及一切法何以故所得恵眼了了淨故断二見故淨智恵故若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是人即能明見如来

是入即識明見如来
淨故斷二見故淨智恵故善不見淨不見不淨不見非淨非不淨
一生菩薩不見如来所有功徳及一切法何以故以慧眼了
法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不退菩薩見如来身及一切法皆畢竟平等
菩薩見佛色相見已即發菩提之心修行菩薩見佛身一切善
者修行菩提之心三者堅固不退菩提四者一生補佛處發心
宗鏡卅八 大集經曰善男子菩薩有四種一者初發菩提之心二

宗鏡卅八云
然一有逃諸子出宅之意羊車ノ一直到彼岸矣
乘四弘ノ誓心運六度ノ妙行ノ如菩薩乘也諸其心源雖深
達十二因縁立果ノ一覺ノ淨ノ如縁覺乘也其安觀ノ一如ノ普存清基
自修及如聲聞乘也其安觀行ノ明然始知諸行ノ力ト心漸ノ四念
其逃於苦常樂ノ厭離也集求息滅生高貴直也
三藏教三乘ノ通ノ教上ノ佛教達ノ轉ノ出ノ法教ノ世悟凡偏果入聖域

樂寂靜不欲雜居修加行滿無師友教自然獨出
世間中行中乘故名獨覺又觀緣悟道亦曰緣覺
又云大悲方便不具足故悟解深因緣故也此乘
亦是小乘望前聲聞以更侵習氣故在其上品稍
爲優若望後菩薩大乘乃爲小乘小聖之道理也
皆統於聲聞之教耶若隨從其人之根器所宜乃
授之法者無有隆盛於開權者也待其進尚於大
理而不待其退道者無有隆盛於漸教者也
菩薩乘者何謂也實也頻也大道也即大心而授大
道莫盛乎菩薩乘也其乘與妙覺通其殆庶幾者也

四加行 煖 頂 忍 世第一

妙覺 宗鏡云ㇾ者離覺所覺故為妙耳非更別覺又覺性無覺即根本智覺相歷然即後得智

菩薩乘者定何以而說之也菩薩者梵語具足乃云菩提薩埵此翻云覺有情覺者所求之果也有情者所度之境也又言摩訶薩者此云大有情也大能度也然小乘亦有菩薩今所謂菩薩者蓋指大乘菩薩耳從十信至平等覺蓋此等之菩薩也此菩薩之所乘者是一乘真實之法也是頓覺之教也是無上之大道也即號此菩薩大機之人而授與此無上大道者無有隆盛於茲菩薩乘也其此菩薩所乘之法乃與佛妙覺道同而菩薩階要於佛果亦如儒大賢顏子者殆近庶幾乎彼聖人

智論云佛說四大無処不有故名為大長水直以藏性釋大一何誤哉孤山云四輪持世其実土輪金ー水ー風ー也此不言土者土与金同是堅性俱属地大故此但言四大則已攝四輪矣淨覺云然此四大因金則由妄心而起火水復由風金而起下文結云遞相為種義見此矣

宗鏡云皆從四大和合成尽是一心靈妄變 出名義集

幾微之道也

四輪者何謂也曰風也曰水也曰金也曰地也四輪也者天地之所以成形也觀乎四輪天地之終始可知也

四輪者何謂也者此欲發下文解之之詞也四輪者謂空劫之末有風名毘嵐此風吹動最在極下欲起成劫謂之風輪尋有大雲昇空霔雨々滴大如車軸積于風輪之上結為水輪水輪最上堅凝為金如乳停膜是為金輪亦俱舍論云水輪堅如乳凝冷也此三輪既成又有大雨自空飛墮積此

○經云三界上下法
我說皆是心

○宗鏡第五之二板云經云種種心色是以心生萬慮色起萬端和合業緣遂成三界種子所
以有三界者為執本迷真一故即有濁辱生其妄氣者澄清微為無色界所謂心也澄濁
辱為色界所謂身也散滓穢為欲界所謂塵境也故經云三界虚妄唯一妄心變化

三界

金輪之上厚若干由旬廣若干由旬又有風名攝
持此風吹鼓于水以成世界遂有地輪諸大小乗
經論説四輪前後各各不同今且依據其嘗所聞
見者云耳不復校其同異然此之四輪即是高天
厚地所以成就其形勢也若觀矚此四輪者即前刧
天地之所以終後刧天地之所以成即可以知之也
三界者何謂也曰欲也曰色也曰無色也三界也者
有情者之所依也觀乎三界則六合之內外可詳而
不疑也

三界者何謂也者此解見上曰欲界也者言一欲
界也此一欲界凡統六天及下四洲一曰四天王
天此一天居須弥山腹二曰忉利天此一天在須
彌山頂此天又有三十三天此四天王忉利二天
乃單修上品十善者得生其間也三曰夜摩天四
曰兜率天五曰化樂天六曰他化自在天此上四
天空居耳修上品十善兼坐禪而未到定者得生
其間也四洲即四天下也名數見下文乃四天王
天之所統也曰色界也者言一色界也此一色界
凡統一十八天分為四禅其初禅有三天一曰梵
衆二曰梵輔三曰大梵其二禅有三天一曰少光

○未到定者亦
云未至由其未
入根本定故

二曰無量光三曰光音其三禪亦有三天一曰少淨
二曰無量淨三曰徧淨其四禪亦有九天一曰無雲
二曰福生三曰廣果此上三天乃凡夫住處所修
上品十善坐禪者得生其間也四曰無想者乃外
道所居之處也五曰無煩六曰無熱七曰善見八
曰善現九曰色究竟此上五天乃第三果聖人所
居之處也此之九天離欲麤散未出色籠故云色
界坐禪得定故得禪名曰無色界也者言三無色
界也此三無色凡統四天一曰空處二曰識處三
曰無所有處四曰非非想此上四天只有四陰而

三界 名義集云 大論曰衆生九道中受記所謂三乘道六趣道是知九
道即九界也受記作佛十界明矣 ○一者欲界 欲有三種一飲食二睡眠
三婬欲於此三事希須名欲若有情界從他化天至無間獄若器世界乃至風
輪皆欲界攝 ○二色界者形質清淨身相殊勝未出色籠故名色界 ○三無色界
者於彼界中色非有故 又此三界總舉則六道別分乃二十五有

四天王 名義二云 大論明天有四種一名天二生天三淨天四淨生天一名
天者如今國王名天子 二生天者從四天王至非有想非無想天 三淨天者人中生諸聖人
四淨生天者三界天中生諸聖 又涅槃明四天 一者世間天如諸國王 二者生天從四天
王至非非想 三者淨天謂四果支佛 四者義天謂十住菩薩以見一切法是空義故
如是諸天名虗義豐當區別矣

大論明三種世間 一者五陰 二者衆生 三者國土 間以界名異義同 間是隔別 間差界是
界畔分齊 界有二種 一者十界 二者三界 言十界者所謂地獄餓鬼畜生脩羅人天此名六凡
声聞緣覺菩薩佛此名四聖 指月抄同 十界之名有何顯拠 答 大論云衆生法

○冥枢下十六 問 三界初因四生元始莫窮本末因弁根由莊老指之為自然周孔謂之
為混沌最初起数如何指南乎
答 欲知有情身土真実端由無先識心更無餘法

○時世至云三界唯皆是識是心意識亦無形無方不在法內不在法外

六道

無色蘊故得名無色耳界猶境也此三由分者乃是一切有情之類隨其善惡業緣果報所依之境也若觀察乎此三界則天地上下二境與其四方六合內未爲必有外未爲必無此可詳審自知而不足以置疑也

六道者何謂也曰地獄也曰畜生也曰餓鬼也曰修羅也曰人也曰天也六道也者善惡之所感也觀乎六道可以愼其爲心也

六道者者何謂也解如上文曰地獄也者地獄者梵語捺落迦又云泥犁此翻苦具而言地獄者此

通藏云地獄者贍部州下過二万由旬贍康四方二萬由旬純鉄所成大焔洞然
○原人論曰造上品十悪死隨地獄 註 一云約境於父母造殺業為上品 二約心則瞋心增勝死隨地獄
中品餓鬼 註 一云約境於餘人造殺業為中品 二約心則慳貪增勝死隨餓鬼
下品畜生 注 一云約境於蚊蚋等起殺業為下品 二云約心則愚癡增勝死隨畜生

處在地之下故也謂八寒八熱等大獄各有眷屬
無數其中受苦者隨其作業各有輕重經劫數等
其最重一日之中八萬四千生死經劫無量作上
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身曰畜生也者即畜生道
也亦云傍生此道徧在諸處披毛戴角鱗甲羽毛
四足多足有足無足水陸空行互相吞啖受苦無
窮愚癡貪欲作中品五逆十惡者感此道身曰餓
鬼也者餓鬼梵語闍梨哆此道亦徧諸處有福德
者作山林塚廟神無福德者居不淨處不得飲食
常受鞭打填河塞海受苦無量諂誑心意作下品

○宗鏡録七十八云問地獄既是非情云何動作答是有情不思
議業力所感令受罪衆生自見有如是事如成劫風雖是無
情亦能成劫似磁毛石豈有識想令鐵轉移設使衆生輪迴
六趣善悪昇沈実无主宰人法俱空所以先徳云往復无際
動静一原含衆妙而有餘超言思而逈出者其唯法界乎故
知若入一際法界之中有何差別能所冥合境智同如豈可
更有一法為動為静隨業識轉乎若未入法界不悟此宗
但有一法當情皆是自心業識離識之外决定無法
別居
○又經云諸小地獄在鐵圍山間或海边曠野等是也若阿鼻獄等即与人
○弘明云泥犂即地獄也則名矣八大地獄在地下餘諸雜獄散在山中
海内而受苦也深可痛哉 ○經云集起心想名為地獄 宗鏡九十一

五逆十悪感此道身也阿修羅也者阿修羅此翻
云無酒又云無端正又云無天或在海岸海底宮
殿嚴飾常好闘戦怕怖無極在因之時懐猜忌心
雖行五常欲勝他故作下品十善感此道身也曰
人也者此人所生四洲不同謂東弗婆提壽五百
歳南閻浮提壽一百歳西瞿耶尼壽二百五十歳
北欝単越壽一千歳命無中夭聖人不出其中即
八難之一皆苦樂相間在因之時行五常五戒中
品十善感此道身也曰天也者即欲界六天不數
須彌山頂自有三十三天并色界十八天無色界

[illegible]

楞厳四曰胎卵
濕化随其所應
卵唯想生胎因
情有濕以合感
化以離應
温陵曰乱思想
結愛曰情氣附
曰合濕而生也

四天是也此天屬在因或單修上品十善或兼修
禪定得生此道也六道也者即上六道也凡生此
六道之者必其爲善爲惡之心感召之耳觀此
六道之所以然乃可以謹慎其爲惡也
四生者何謂也曰胎也曰卵也曰濕也曰化也四生
也者情之所成也觀乎四生可以知形命之所以然也
四生者何謂也者觧如上文四生即胎卵濕化四
種之生也瑜伽論釋衆生云恩業爲因殻胎濕染
爲縁五蘊初起爲生曰胎生也者謂從胎藏出生
者也胎生唯人類多胎生如鬼子母地行羅刹金

形遁曰離此生彼也情想合離有生皆㝵此以多分言之卵生居首者想念初動情愛後起
長水曰卵殼中生多分是想如飛鳥魚竜皆迅疾故云想生胎蔵中生情多想少以情多重墜
不敏軽挙也故云情有湿氣中生不因父母但自情想与湿気合即便受生故云合感化亦自
想懸想勝處情愛彼境身便化生故云離應

諸天地獄

翅龍餘畜獸雖胎生亦有數限卵生也者謂從殻
而出生者也唯空行羽翼之類多卵生又而卵生
如毗舎佉母卵生三十二子者此類尤少濕生也
者謂資濕潤氣而出生者也則古柰女之類是也
化生也者謂其從無而忽有如天及地獄與劫初
之時是也又智度論云諸天地獄皆化生餓鬼二
種生若胎若化人道畜生四種生卵生濕生化生
胎生如毗舎佉彌伽羅母三十二子如是等名卵
生人濕生者如揜音菴羅利婬女頂生轉輪聖王名
濕生化生者如佛與四衆遊行比丘尼中有比丘

芒乎芴乎……
音義 恍、眼乱
似有無也 増白
慌、不分明也 又
、微妙不測皃

……之不能極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
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卽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

尼名阿羅婆地中化生及劫初時人皆化生如是等名為化生胎生如常人生然著地飛空若水若塵微細蠢動或卵胎或濕化不可具分然四生名目經論各出其前後不同今准楞嚴經故云胎卵濕化也然此上之四生也者皆以情識而生成也觀審乎此四者之生則可以知覺其有形骸命數之所以如是也

何家無教何書無道道近而不道遠天下何以知遠乎教人而不教他類物其有所遺乎

何家如九家者流如此諸家何家不有其教法何

尼名阿羅婆地中化生及劫初時人皆化生如是
等名爲化生胎生如常人生然皆能飛空若水苦

九流 班固漢書明之

儒流　儒教　順陰陽陳教化述唐虞之政宗仲尼之道ヲ守弱自卑陳堯舜揖讓之德奉周易之謙恭也
道流　道教
陰陽流　數術
法流　律法
名流　正名
墨流　墨翟
縱横流　筭法
雜流　兼余入也
農流　播種

惚 韻書失意 通作芴莊子云芒乎芴乎 扶昏 音義恍、眼亂似有無也 增韻慌、不分明也又微妙不測皃

書則今九家者各有所傳之書何書不各有其道理耶此諸書之隨若只說一世適近之事而不能說三世悠遠則古今天下何由知有三世神理之不滅悠遠幽冥者耶彼諸家爲教若只教導人之一種而不能教導鬼神等異類者其於萬物或有所遺棄者耶 法言作恍惚賦云飄忽如神 繆忽自神速皃惚忽芴共同

夫幽者遠者固人耳目之所不及也惚恍者飛潛者固人力之所不能卹也人不能及宜聖人能及之人之不能卹宜聖人能恤之聖人不能及天下其終昧夫幽遠者耶聖人不能卹含靈者將淪而無所拯乎

傳曰無狀之狀無物之象是謂惚恍

鬼 淡娑云鬼畏也威也又希求名鬼

神 光明疏曰神以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塡海小力者能隱顯變化

書大甲下云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夫神理幽冥三世眇差者故是世人耳聽目視所不能洎也惚恍鬼神也鬼神無中而有其魍魎者故謂惚恍也飛潛者空行爲飛水游爲潛此魍魎空行水游之類亦故是世人之力所不能救卹也今世人耳目既不能及宜乎佛有大神通之聖人有力而化及之也世人之力既不能存卹亦宜乎佛有大神通之聖人有力而能拯卹之也此佛之聖人苟更不能化及之古今天下其必終竟迷昧夫神理幽冥三世悠遠者乎此佛聖人更不能拯卹耶一切含靈識之者將盡淪溺惡趣而無所

肇法師云神受善悪雜報見形勝人劣天身輕微難見 正理論云諸鬼本處琰魔王界從此展轉散餘方 ● 長阿含云一切人民所居舍宅一切街巷四衢道中屠兒市肆及丘塚間皆有鬼神無有空者凡諸鬼神皆隨所依即以爲名依人名人依村名村乃至依河名河一切樹木極小如車軸者皆有鬼神依止 ● 世品云鬼以人間一月爲一日乘此成月歳彼壽五百年由諂誑心作下品五逆十悪感此道身 ● 梵網疏注云鬼歸也死而歸之多懐怖畏劣弱者無神変有福者具有神変中下品曰鬼上品曰神

拯卹耶

是故聖人之教遠近幽明無所不被無所不著天下其廣大悉備者孰有如吾聖人之教者也以是之故佛聖人之爲教道者遠至三千世萬世近至一世一身幽至神鬼明至天人使無所不霑被無所不能著如此爲教乃天下廣博安大盡悉包備之謂也誰有如我佛聖人如此而爲教者也

廣原教要義第九篇 天地應心之鬼神順之文又山勸書六枚

天之至高地之至遠鬼神之至幽修吾聖人之法則天地應之鼻吾聖人之言則鬼神順之天地與聖人

杜詩神交付冥漠

祈禱

易云陰陽不測曰神 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又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又書曰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

春秋左氏傳曰莊公三十二年有神降于莘注莘虢地名有神下降於此蓋能言語以接人而形不可見也

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
天蓋在上蒼蒼無極是天之至高也地載在下莽
莽無極是地之至遠也鬼神之道冥冥是其
極幽也若有以佛之經法修奉而祈禱之彼天地
必感應鬼神必從順皆著其効也用佛之法而能
果致如上所云者此良由天地與佛聖人同一心
源鬼神與佛聖人同一靈覺之性蓋是以其類趣
自相感召而如此也天地鬼神形像與佛雖物迹
有異而在其理本大同亦猶物之同類也故曰其
類相感爾即經所謂三界上下法我說皆是心 又

冥冥也通作漠又通作瞙

与無常二理不偏故
詮因非常理成三界無常差解無常之実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
智論説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
性縁起即真由即真故云無住言法位者即真如之位[illegible]故
是法者即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之位故由縁無
是法住法位也兩間之常住釋曰是法住法位者重釋前偈言
為一乘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縁起是故説一乘是
宗鏡七法華經偈曰未來世諸佛雖説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実

法在古今天下既嘗有感應天地振動鬼神又收
歛得此百姓外及四方夷狄一切之人經云經今

杜詩 神交付実

同心鬼神與聖人同靈蓋以其類相感而然也
天蓋在上蓋者無極是天之至高也地載在下

宗鏡七法華經偈曰未来世諸佛雖説百千億無數諸法門其実
為一乗諸佛兩足尊知法常無性佛種從縁起是故説一乗是
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釋曰是法住法位者重釋前偈言
是法者即前所知之法所以常無性者由住真如正位故由縁無
性縁起即真由即真故云無性言法位者即真如正位[illegible]故
智論説法性法界法住法位皆真如異名世法即如故皆常住
謂因乗常理成三界無常若解無常之実即無常而成常矣則常
与無常二理不偏故

心賦註云法華經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 世間相者即衆生五陰心離五陰無世間
何者無常世間即衆生心変既從心変一一随心常住真如之法位

經曰是法住法位世間相常住論曰天地與我同
根萬物與我為一此意是也
情不同則人睽類不同則物反非其道則禰子不從
合矣感天地振鬼神得乎百姓夷狄更古今而其心
不離吾聖人之道其大通大至斷可見矣
大凡情好不相合同其人雖素親屬則亦睽違氣
類不相合同其事物自相反戾又非其道理不啓
乎中正者雖臨孥孺小兒必亦不相禀也今夫佛
法在古今天下既嘗有感應天地振動鬼神又服
欽得此百姓外及四方夷狄一切之人經古經今

而其人之心不肯離散捨弃其教乃知我佛聖人之道其廣大通達臻極決可以見此乎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篇

佛者何謂也正乎一者也人者何謂也預乎一者也佛與人一而已矣萬物之謂者名也至理之謂者實也執名而昧實天下其孰至乎

佛者何謂也者解如上佛謂妙覺聖人此妙覺聖人已證正乎清淨之一心源矣然此非筭數之一謂如理虚融平等不二故稱一也人者則繋着含足之一類含生者也此人者何以云也而此含生之人亦夙預乎一心之道也妙覺與彼含識爲人之者固同上清淨之心源而已矣萬種之物類而變言者但是名字諸貌也至極之理而爲言者乃是眞實之際也今有徒執守名字諸貌而暗昧其眞實之際如此天下之人其得爲能知道理至極耶

道在乎人謂之因道在乎佛謂之果因也者言乎未至也果也者言乎至之也至則正正之則無所居而不自得焉

眞實道理在乎衆凡之人乃謂之因也在乎佛一品聖人乃謂之果也就因也者而言之明凡衆之

人雖同預於道未詣究竟於道也故云未至也就果也者而言之表佛大覺乃能究竟於道也故云至之也能此究竟則能圓正其清淨之理既圓正也則其所住處無不是其獨得者也獨即大妙絕待之意也

佛乎豈必形其形迹其迹形迹者乃存其教耳教也者為其正之之資也

佛乎也者謂既至其圓正之境為妙覺矣而所在皆其妙體又何必形其形須得金身玉毫迹其迹須得層塔廣廟耶然不有其教則不能生善不生善則不能至其得道也今其示佛僧之形住持三寶之迹者是豈意在其設教耳此教也者大體為無上菩提正覺之道之資藉者也

別萬物莫盛乎名同萬物莫盛乎實聖人以實教人欲人之大同也聖人以遺名而勸人防人之大異也觀夫聖人之所教則名實之至斷可見矣

區分萬品之法親疎邪正者莫有勝盛其名且者也融同萬品之法差別相狀者亦莫有勝盛其真實者也是故佛聖人必以真實之理而教導於人者正欲使人預其廣大融通之道也必以遺忘名

迹之彼我而勸導于人者正欲防護人各執其見大爲差殊紛異者也若觀儒佛聖人之所爲教法則此或名或實之臻至者決然可以見知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一篇

何人無心何心無妙何教無道何道無中槩言乎中則天下不趨其至道混言其妙則天下不求其至心大凡生人必稟心靈乃成人耳今所謂人者何人無其心耶夫有心必有其神妙今亦何心而無其神妙耶大凡設教以教人必有其理道教旣有道亦何道而不有其大中若一槩論其中道則天下之人不能向詣其中之又中之至道也若混淆論其神妙則天下之人亦不能求其心之至心者也不盡乎至心至道則僞者狂者矜者慢者由此而不脩也生者死者因循變化由此而不警也

若不能究竟盡乎此之至心至道則其人素來之狂猾之者矜誕之者傲慢之者從此而不知其爲脩治也見處此生出及將死去之者乃因依循環其死生變化從此而不復知其警悟也

妙有妙有大妙中有事中有理中

凡百所謂妙者當須分辨之雖有此妙於此妙中

狷 說文褊急也有所不爲也或作獧〻疾跳也論語必也狂狷乎孟子必也狂獧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又才不足而守有餘也

折中与衷同断其中也又平也史記夫子折断衷當ヤ

尅 増韵損削也亦雅勝也又必也殺也通作剋

益有至大之妙也凡所謂中者亦當分別雖有此中於此中之間自有行事之中自有性理之中也夫事中也者萬事之制中者也理中也者性理之至正者也夫妙也者妙之者也太妙也者妙之又妙者也

今夫所分事之中也者則是凡聖所行萬種事務折中之中道也今所分理之中也者則是性理淸淨之眞空也今夫所分凡謂此妙也者則是妙所之妙但其語言諸貌心想分別者也今所分別凡謂此妙之中益有至大之妙也者則是尅體尅諸妙之又妙者也

韻會云皇極皇建有極惟皇作極皆謂君建中道民敬之

妙者百家者皆言而未始及其大妙也大妙者唯吾聖人推之若極乎衆妙者也夫事中百家者皆然吾亦然矣理中者百家者雖預中而未始至中唯吾聖人正其中以驗其無不中也

若此衆謂之妙者古今百家之學者皆如此言而未嘗洎及妙中之極大妙也此極大之妙者唯是吾佛聖人能推研之似若窮竟窮極乎衆所謂妙而爲其曲盡之者也今夫所分萬事之中彼百家之言益皆如此者如儒家尚書洪範五皇極云皇建其有極中庸篇云發而皆中節之謂和此例是

荊溪臨終顧命衆曰一念無相謂之空無法不備謂之假不一不異謂之中

緩

也雖吾亦然矣謂吾教亦如此矣如四十二章經
取譬調琴之喩不急不緩得所者此佛教意耳比丘
之語其意是也所分性理清淨之中彼百家者雖
同稟賴此真空之中而實未嘗臻極其中道也亦
吾佛聖人獨能究竟推正其中道以明其百家者
萬法者莫不盡具是乎中道也龍樹中觀論云因
緣所生法我說即是空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
此意是也
曰心曰道名焉耳曰中曰妙語焉耳名與言雖異而
至靈一也

今文所謂之心者謂之道者但是世俗之名字然
耳所謂之中者謂之妙者亦但是世間語言然耳
然此名字與語言雖其事若異而其至靈之理性
一也
一即萬萬即一一復一萬復萬展之轉之交相融攝
而浩然不窮大妙重玄其如此也矣
此上文即華嚴法界觀交涉無閡門例也但此文
章與彼觀文小異耳一即萬乃此之一具乎一切
萬法也彼觀文解云如擧東鏡為能攝也義備彼
文下三句類此此之一切萬法却具乎一彼觀文

閡通作礙外閡也

宗鏡卅五云以四海之渺瀰攝歸毛孔用須彌之高廣納入芥中飛佛土於十方土移本處擲大千於界外含識莫知日月懸於毫毛端供具現於體内腹納劫燒之焰人事如然口吸十方之風身無損減斯皆自心轉變不動而遠近俄分一念包容無礙而大小相入云々

解云正是上一攝一切也文勢一一反上釋之二復一此之一一互相渉入彼觀文解云如東鏡攝彼西鏡入我東鏡中時即我東鏡便入彼西鏡中去萬復萬此一切萬法一切一切亦互相渉入彼觀文解云圓滿常如此句但以言不頓彰故假前三句三句皆偏也舒而展之迭而轉之輔教秦版寫轉安在上筆悞耳重重交互相融相攝而浩汗然不可窮極此大妙之理乃有重重之玄其如是也矣

故其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至人不疑

宗鏡卅五云納須彌於芥中擲大千於方外皆吾心常分也豈假於他術乎則是衆生全力非待證聖方具矣

還原觀云所言入者性相俱泯體同法界介入無入相名爲入也

宗鏡卅五云今解華嚴經明一微塵有大千經卷觀衆生一念無明心即是如來心若見此心則能以須彌入芥子無相妨也

以此故古人乃云擲大千於方外納須彌於芥子而得道至人終亦不疑惑其言爲之怪誕大千須彌等義者煩不更解此與裴休華嚴法界觀序文相似也裴文云納須彌於芥子擲大千於外方與此上下稍異或裴文傳之者異耶

曰妙而已矣曰中而已矣又何以加焉

今或人曰言妙則休矣言中亦即休矣又何得更以有妙有中者加增於其間耶

曰海固深矣而九淵深於海夷谿之子豈諒於獄吾文乃以譬喻解其惑者之難云凡言大海者其

水固是素爲獨深者也而水之中又有九重之淵尤深於海水然此九淵尤深於海若使聞之于夷鄙小溪所游泳之竪子彼子豈能信諒今不信矣妙有大妙中有至中亦何異其夷溪之子耶於戯亦嗚呼也嘆息其人之不悟義也或曰天下之水無深於海也今謂九淵乃深於海何以然耶曰若以莊子云其子沒九重之淵而得驪龍千金之珠者較其沒入之義則九淵九重當是竪入之重淵也海雖謂深於衆水亦不聞其有竪入重重之海者今淵泉沒入特有九重明九淵又深於海必矣

淮南子云九旋之淵而許愼注曰至深也與漢書顏師古注賈誼弔屈原賦云九淵九旋之川亦言至深也夷溪之子者荀子勸學篇云干越夷溪之子也吾初按古寫本與楊倞注本云夷貊之子異矣考干越舊事則夷溪爲優

夾註輔教編原教要義上第三

東福

夾註輔教編廣原教要義下第四

住杭州佛日山嗣祖明教大師 契嵩 編并註

廣原教要義第十二篇

教不可泥。道不可罔。泥教溺迹。罔道弃本。泥也者過也。罔也者不及也。過與不及。其為患一也

教則權設。猶古師云。四教皆是權巧化物也。遂引經曰。空拳誑小兒。以度於一切。奉教者不可一向泥滯。然道雖無相。縱大論所謂一相無相。相常自空。而務道者亦不可一向無罔。苟若泥滯于教。則是溺著其迹。迹亦古師所謂大聖八音敷演。不思

修闌擡之

議能詮二諦之教迹也果無罔於道則是委棄其
本本即是不思議所詮二諦之理本也涅者則為
過慮罔者則為不及皆是不得於中道然此過與
不及其為病患是一致也
聖人所以為理必誠為事必權事與理皆以大中得
佛聖人所以立為理道必有誠實示為事法必有
權宜此權之與實皆以大中之道為得所也
夫事有宜理有至從其宜而宜之所以為聖人之教
也即其至而至之所以為聖人之道也
夫立事當各有其便宜立理亦各有其極當也若
從其便宜合此宜而致之是所以為佛聖人之教
法也即其極當合此至當而安之是所以為佛聖
人之道理也
梁齊二帝（梁武齊文宣也）反其宜而事教不亦涅乎魏周二
君（魏武周武也）泯其至而預道不亦罔乎
梁即梁高祖號武帝蕭衍也齊即北齊文宣皇帝
高洋也反其宜謂二帝既為人君只宜用人君之
法以行善不可苟弃國政如梁武捨身於同泰寺
齊文宣委弃國政於其臣楊道彦但竟日坐禪繞
佛其疾如風此例是也若捨身於寺坐禪繞佛自

是夫出家者之宜爲今二帝乃以此事奉佛教不亦是泥滯而不通其大體乎魏周二君魏即魏太武皇帝托跋燾也毀滅佛教周即周武帝宇文邕也謂此二君皆泯沒其妙極之理而特以其願預空荒滅絕之道二君如此不亦是徒爲無罔耶

夫聖人之教善而已矣夫聖人之道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僧儒者迹也

夫佛聖人之爲教法唯在乎善而止矣佛聖人之爲道亦唯在乎正而止矣今若外教之人所行之道果正即其人便爲之行佛行人也其所行之事若是善事即就其事便爲之行佛事也不在必然須爲僧爲儒必在乎彼之此之乃爲正不正善不善耳執彼與此者乃是人之情謂僧與儒者亦是道之迹耳

聖人垂迹所以存本也聖人行情所以順性也存本而不滯迹可以語夫權也順性而不溺情可以語夫實也

今佛聖人垂示教迹其所以然實在乎道本也佛聖人示行大悲之情其所以欲順其妙性也今若

能存心于道本而不滯著其教迹者是乃可與語
論乎佛之示權者也若能順其妙性而不淫溺其
情愛者是乃可與語論佛之真實者也
昔者石虎以柄國殺罰自疑其事佛無祐佛圖澄乃
謂石虎曰王者當心體大順動合三寶如其兇愚不
為教化所遷安得不誅但刑其可刑罰其可罰者脫
刑罰不中雖傾財奉佛何以益乎
昔往古之者石虎字季龍即石勒從子偽趙之第
二主也晉書避唐太祖廟諱只稱其字耳高僧佛
圖澄傳云石虎嘗因晉兵侵趙疆場輙以主權其

國生殺賞罰之勢乃疑其事奉佛教無有福祐欲
沮毀圖澄澄乃示其神異不測之迹石虎已而改
悔致敬圖澄遂誡虎曰夫為帝王之者正當以誠
心體合大順中正之道發動即符合佛法僧三寶
之理若有兇暴愚很之人不肯為帝王教化所遷
改其惡者又何得不誅責之若行其誅責但當刑
戮其可刑戮之者懲罰其可責罰之者脫或用其
刑罰不中當於理雖更傾竭財利以奉事於佛何
以成其利益耶此事見佛圖澄傳等文
宋文帝謂求那跋摩曰孤娩身徇國事雖欲齋戒不

殺安得如法也跋摩曰帝王與匹夫所修當異帝王者但正其出言發令使人神悅和人神悅和則風雨順風雨順則萬物遂其所生也以此持齋齋亦至矣以此不殺德亦大矣何必輟半日之飧全一禽之命爲之修乎

宋文帝亦南朝之宋太祖文皇帝劉氏也元嘉中會天竺僧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鎧者在建鄴帝語於跋摩云孤帝自以爲孤寡以其身見徇從治國之事雖欲持齋蔬食守戒不殺物命以資庖厨旣奉於此之國事又爭得一一如佛所制之戒法耶

跋摩即對帝云夫凡爲帝爲王與彼匹獨一夫其所修心愼行其事應當各有異殊若帝王所修但當其出一言發一令使令乎人民神祇喜悅和暢則感召風雨順時若風雨必順則萬彙之物自然稱遂其生成也帝果以是說爲之持齋也如此之齋亦已至極以是說爲之守戒不殺也而如此之戒德亦其優大矣亦何須欲止輟其半日之飧噉完全一禽鳥之性命始可爲之修奉耶

帝撫机稱之曰俗迷遠理僧滯近教若公之言眞所謂天下之達道可以論天人之際矣

文帝聞跋摩之言乃喜之遂拍其几桉云拘世俗
之者迷昧其深遠之理道頑僧倫之者泥滯近漸
之教迹尊稱跋摩若如公之所言者實所謂天下
達理至公之言也此義意可以共論議天道與人
事之際 際猶其中間也論亦云入處爲際

圖澄跋摩古之至人也可謂知權乎

此佛圖澄求那跋摩二高僧乃古至極之人其如
此見識深遠可以謂之知權乎權謂澄摩二人能
因其世道而後引入出世之道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三篇

五戒

聖人以五戒之導世俗也教人修之以種人修之則
在其身種之則在其神一爲而兩得故感人心而天
下化之

佛聖人初以不殺不盜等五戒教導世間在俗之
者教其修習此法以爲人又如栽植來生復爲人
之種子也今之修既在此現世之身其心神習以
成種則來生資之以生乃是一爲其善而現在未
來兩生得其利益也以此故感動人民之心而世
間天下皆習其風而化之也

與又順理之謂善從善無迹之謂化善之故人慕而

自勸化之故在人而不顯故天下不可得以校其功
天下不可得以議其德
凡與人適順道理之事則爲善也其人黙自起心
趨隨其善不有朕迹則爲之化也其善果然善之
也以故人向慕而自相勸進其化果然化之也以
故人從之而不滋彰以故天下縱有巧筭之者不
可得以計校其功績天下縱有善分辨者不可得
以議論其德行
天下鮮惡孰知非因是而損之天下多善孰知非因
是而益之謂佛無所助王者之治天下者此不睹理
者也
今天下四海鮮少爲惡之者誰果知其不由此化
而減損其惡類也天下繁多爲善之者誰果知其
不由此化而増益其善人也今有言佛法在中國
無所裨助帝王理治天下者此乃世人自不見其
善化之道理者也

廣原教要義第十四篇

善不修則人道絶矣性不明則神道滅矣
爲善之法若不修理則天人之道斷絶矣其性之
理若不明悟則神明之道隱滅矣

天地之生生者神也萬物之靈族者人也其神暗生生者所以異也其人失靈族者所以衰也聖人重人道所以攜善而益之也聖人重神道所以推性而嗣之也

天地世間以有漏因緣生生相續者乃在其神性而然也萬物族類之靈唯在於人族者也其能生之神理若昧則相續而生生者所以紛然殊異也其人若失在於靈族者此靈族所以衰少也佛聖人爲重人族其所以推善而欲增益之也佛爲重神性之道亦所以推性而欲繼嗣之也

人者天者聖人者孰不自性而出也聖人者天者人者孰不自善而成也所以出者固其本也所以成者固其致也衆成之大成者也萬本之大本者也

今人天與佛等三乘聖人者誰不從此一性而所出也佛等三乘聖人天人者又孰不從善法而所成也既從性之所以出者性故爲其本源也既從善法之所以成者善故爲其資致也今之所以成顯是衆事所成之最大之成者也今此之所以本亦顯是萬事所本之最大之本者也印本輔教編所出所成各脫以字今補之

聖人以性嗣蓋與天下厚其大本也聖人以善益蓋

與天下務其大成也

佛聖人今以性爲嗣乃欲與天下之人敦厚其大本者也佛以善增益蓋與天下之人事務其大成者也

父母之本者次本也父母之成者次成也次本次成能形人而不能使其必人也必以神必以先其大本大成也而然後及其次本次成是謂知本也

今世俗以已父母爲本者於其大本乃是次小之本也父母生成爲其生成者亦是次小之成此次本次成二者但形生今之爲人而不能使他生須又爲人也必欲他生復于人必欲其在死生使其神明全而不昧必須先明其大本大成者也而然後可以事其父母之次本父母之次成者也如此次第事之是可謂之知本者也

夫天下以父子夫婦爲人道者是見人道之緣而不見其因也

今夫天下古今以父母夫婦爲人倫之道者此是但見人倫之緣會也不見其夙修之因也

緣者近也因者遠也夫天下以變化自然爲乎神道者是見其然而不見其所以然也然者顯也所以然

者幽也　此縁若望因縁爲近迩而因爲遠邈如
法數名言因親縁疎次第者則因當在前縁當次
之今先縁蓋文勢欲順上人道故亦如楞伽經云
一切諸法縁因之相楞嚴經云三縁斷故則三因
不生此例是也若天下他學之者多以變化自然
之理爲乎神性之道者此言但是見其境爾而不
見其心之所致爾此境之爾者顯著易睹也其心
之所以爾者幽微難識也
是故聖人推其所以然者以盡神道之幽明也推其
遠者以驗人道之因果也聖人其與天下之終始乎

以此之故佛聖人多推辨其心所以爾者以究盡
其神理之能幽能明也推辨其因之遠者以驗效
此人道之因果也下文不論近者蓋以近者是今
父子夫婦之縁目擊可見故不復言也佛聖人乃
與天下世間示其終之始之耶先終後始其義已
見上文
聖人不自續其族舉人族而續之其爲族不亦大族
乎哉聖人不自嗣其嗣舉性而與天下嗣之不亦大
嗣乎哉
佛捨釋種而不自繼續其族特舉人族使人續之

其爲族豈不亦爲大族乎佛不自以其父子爲繼嗣舉性理與天下同嗣之是不亦爲大嗣者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五篇

教謂布施何謂也布施吾原教雖論而未盡此盡之也

教謂布施何謂也者欲發下解之之詞也下皆倣此佛教所謂布施者乃此土翻梵語檀那爲布施耳智度論曰檀名布施時心相應善思名爲檀有云善從善思起身業口業亦名爲檀又有一家云若內有信心外有福田有財物三事和合時心生捨法能破慳貪是爲檀那布施有二種一者財施二者法施從飮食乃至珎寶等名財施此說亦與智度論同也法施者若從諸佛及善知識聞說世間出世間善法等皆名法施猶智度論云有人言常以好語有所利益是爲法施其論自此下又有八種法皆爲法施也其論又曰有世間檀有出世間檀有人言凡人布施是爲世間檀雖聖人有漏心布施以結使斷故名出世間檀世間檀者不淨出世間檀者淸淨二種結使一種屬愛一種屬見爲二種所使是爲世間檀無此二種是爲出世間檀此之布施我原教雖嘗論已而未盡悉其

意此文當盡言之也

布施也者聖人之欲人爲福也

大凡言布施也者者是佛聖人之欲令一切人作爲其福祚也

夫福豈有象在其爲心之善不善耳

夫謂福者豈有其形象耶但在其人之所爲心之善不善耳猶智度論云福從心生不在田也

貪婪慳悋者心之不善者也濟人惠物者心之善者也善心感之則爲福不善心感之則爲極福極之理存乎儒氏之皇極矣皇極蓋論而不議者也

議度法也宜也

鐔津集四皇極論曰天下同之之謂大公天下中正之謂皇極中正所以同万物之心也非中正所以離万物之心也離之則天下乱也同之則天下治也善爲天下者必先持皇極而致大公也不善爲天下者必先旅皇極而廢大公也云々武王得之以造周之天下天下既大且久也所以五福六極者繫一身之皇極也休徵咎徵者繫一國一天下之皇極也皇極其可離乎

異本云字下爲字有

貪婪婪亦貪也但上下語耳釋名曰貪探也探入他分也慳悋悋亦慳也亦上下語耳悋又訓惜也酌其義訓必借有輕重爲慳爲悋也百法論以貪屬根本煩惱慳是隨煩惱若此二種之惑結縛其心則爲不善心也若不貪知足則能出己救濟人之急難不慳能散則能行惠物之苦厄若此濟惠二種之情在心則爲善心也此善心感則爲福不善心感則爲極此福極之道理在夫儒氏之尚書洪範五福六極文内彼洪範雖稍略論之而不議也

夫布施之云者聖人欲人發其感福之心也其發之

五福六極文見才一卷ノ二十三丁

者有優劣則其應之者厚薄

今夫布施之言乃佛特欲使人發其感召福祐之心耳其能發之心有優有劣則其所應之福有厚有薄也

以佛事而發其施心者優也以世事而發其施心者劣也聖人欲人之福必厚故先優而後劣劣者謂之毋優者謂之勝

佛事謂佛法中凡發心布施必全備依於三種福田一佛法僧三寶爲敬田一父母爲恩田一貧病苦厄爲悲田又此能施之心必契合其所施三寶平等妙理猶淨名經云猶如如來福田之相無所分別等于大悲不求果報若以此起發其布施之心故爲優大也是亦大論所謂及其不淨施愚癡施無所分別者也世事謂世法分偏只於孤老貧病無聊乞人而行其施惠其能施之心或但有愛憐或但驕其富強或但樹恩於人或但取譽於時或但望報於後又其所施之處凡劣不足取法以行其心若以此而起發其施惠之心故爲弱劣也是亦大論所謂愚癡施無所分別如是等種種名爲不淨施者也佛聖人蓋欲人之致其福祐必得

分偏ハ頗也又屬也又不正也

聊ハ賴也

庬厚以故多推先其優大全備之方法而後兼及其弱劣之者若世法所惠孤老貧病乞人其在佛法亦謂之悲田上所云兼及弱劣者此是也今佛法能施如理之種子與其所施三寶之敬田等既極且全其在經義誠可謂之勝田亦大論所謂如佛所言二施之中法施為勝者也

儒曰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

儒曰即禮記祭統云賢者之祭必受其福非世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者之謂備正義言若賢者受福身外萬事皆順於道理故云非世所謂福也又言内盡其心外極其禮内外倶順於祭具也

此道其緣而不道其因非因則天下不知其所以為福也　若儒祭統文義之所説則其財用充富順於行禮物儀豊贍備於致祭固是福之所致爾也然此福但在適今之縁而不能盡其夙因也先縁次因亦文勢欲順也若不説其因則天下之人不可得而知其端由以之為福之也

所種之地薄則所成之物不茂所種之地嘉則所成之物碩必也矣

[illegible]

或曰簡略忽慢之義 苟且 增韻草率也 又一曰一切猶曰一時權宜也 又ー

降殺 差之曰殺 所戒切集韻猛也 又ー

如世種植田地薄弱者則其所生成之物則不茂盛所種植田地美好膏腴者則其所生成之物充碩此必然之理矣

是故聖人示人之勝劣豈有所苟乎

語註云苟且粗略之意 白會且也 假也但也誠也又白會偷 他得 苟且 也

是故佛示人勝優悲劣豈欲有所苟且乎不云悲勝而特云勝劣者變其文欲明悲田於敬田等義有降殺

豈 廣韻安也焉也曾也 增韻非然之辭

以財而施人者其福可量也以法而施人者其福不可量也可量者弁世而言之也不可量者以出世而言之也

或十輪王ホ

順正理論云、僧有五種。一無恥僧、謂毀戒披法服者。二瘂羊僧、謂於三藏教不了達、無聽說用。三朋黨僧、謂於遊散營務鬪諍、善巧結搆。此三種多分造非法業。四世俗僧、謂善異生。此通作法非法業。五勝義僧、謂四果。此定不容造非法業

智論釋八正道云、五種邪命、以無漏智慧捨離、是為正命。問何不足五種邪命。答一為利養故詐現奇特。二為利養故自說功德。三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四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為利養故稱說所得供養以動人心。邪因緣活命故、是為邪命。 名義集

通源記引南山云、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廣因斯語、自省厥躬、至若謂利養如毛繩、視朱門為蓬戶、尚思曳尾猶被興嘲、況乎以咳唾為恩、眄睞成飾、潜通恵好、強事趨馳、縱假寵於一時、終受嗤於羣口、栄不補辱、夫何誤哉

何謂也者、欲發下辭之之詞也

今以財利而施於人者、其為福祚乃可度量也。若以法施於人、其為福祐不可校量也。其可量者、并以世間以財利有限之心而言之也。其不可量者、特以出世間之法、法體不可思量計校而言之也。

尊僧篇 廣原教要義第十六篇

教必尊僧。何謂也。僧也者、以佛為姓、以如來為家、以法為身、以慧為命、以禪悅為食。

凡佛教必須尊奉於僧。何以為此言耶。僧者梵語、僧伽。此翻云眾和合、或云和合眾。謂四人已上名眾。今一人亦得稱僧者、蓋從眾而名之也。然此愍

或十輪王ホ

順正理論云、僧有五種。一無恥僧、謂毀戒披法服者。二瘂羊僧、謂於三藏教不了達、無聽説用。三朋黨僧、謂於遊散営務鬪諍善巧結構、此三種多不造非法業。四世俗僧、謂善異生、此通作法非法業。五勝義僧、謂四果、此定不容造非法業。

智論釋八正道云、五種邪命以無漏智恵捨離、是為正命。問何不是五種邪命。答一為利養故詐現奇特。二為利養故自説功徳。三為利養故占相吉凶。四為利養故高聲現威令人畏敬。五為利養故稱説所得供養以動人心。邪因縁活命、故是為邪命。 名義集

通源記引南山云、季世佛法崇尚官榮、僥倖之夫妄生朋翼、廣因斯語、自省厥躬。至若謂利養如毛縄、視朱門為蓬戸、尚思曳尾、猶被興嘲。況乎以咳唾為恩、眄睞成飾、潜通恵好、強事趨馳、縱假寵於一時、終受嗤於羣口。栄不補辱、夫何誤哉。

佛蔵経頌云、百千瘂羊僧、無慧修静慮、設経百千劫、無一得涅槃。聰敏智恵人、能聴法説法、歛念須臾頃、必速至涅槃。此頌是自利入道也。

又経頌云、假使頂戴塵沙劫、身為牀座徧三千、若不傳法利衆生、决定無能真報者。斯頌乃利他報恩也。

何謂 下解 尊

凡佛教必須尊奉於僧。何以為此言耶。僧者梵語僧伽、此飜云衆。和合、或云和合衆。謂四人已上名衆。令一人亦得稱僧者、蓋從衆而名之也。然此惣

涅槃四依
五品十信初
住行向第二
十地名為三
十覚妙覚四

東晋安法師
受業佛圖澄
高僧傳曰法源濫
觴之初由佛圖澄
而得安由安而得
遠公是三大士化
儀軌則或無以異

論凡聖二種僧也凡謂尚具煩惱如四依中之第
一依者也聖謂聲聞僧辟支佛僧菩薩僧如大論
所見此之三種僧者也此僧者依佛為師故從佛
釋氏為姓如阿含經云佛告比丘四大河入海無
復本名同名為海四姓之子於佛出家剃除鬚髮
著三法衣無復本名但云沙門釋子及道安法師
初以凡我剃髮染衣紹釋迦種豈容殊姓宜皆稱
釋氏遂與經合是謂以佛為姓也本覺名如始覺
名來始本不二名如來所證本覺真理是如能證
無分別智是來諸衆生未有無分別智時是如無

宗鏡録云問本覚始覚既殊因何無二又既同本覚因何名始 答即是本覚
初顕相因名為始覚相用非別外来故融同一體又若非本覚挙體之相用即不是
始覚以心外有法故若不然者但名相似覚亦名随分覚是知直待合同本體方乃
名真始覚也既合於本始即非始既冥於始即無於本本始之名既喪始名覚
大慧普説云 無盡居士 [illegible] 説佛成就云 始覚合本之謂佛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宗鏡 [illegible]
四依 涅槃経如来性品疏云四者數也依者憑也一切世間憑之得益故言一一
本経云阿等為四有人具煩悩性是名第一須陀洹人斯陀含人是名第二阿那含
一人是名第三阿羅漢人是名第四 [illegible] 見經 [illegible] 三十一葉
[illegible]
宗鏡録云衆聖所帰 [illegible]

宗鏡曰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即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恩經云

佛以法為師般若經云我初成道觀誰可敬可尊無過於法法能成並

一切凡聖故

宗鏡卅五云義海云生佛家者真如法界無生菩提涅槃為家如見塵無生

無性時即此智從無生法顯即為生佛家也經頌云普於三世佛法中

而化生但契義理即名生佛家也涅槃佛之子亦名為佛出現也

心賦注云若了心即佛是生如來家

宗鏡錄云以本覺為始覺所由因有

是不來不去以真如性遍一切處實無去來故心所感無出沒故

不失自性故名為如來者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顯現故名為來與用

宗鏡三十一云如來者即一心真如自性中來故云如來又如者不變不異

所謂六塵飢餓之病者也

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儀不貪生不懼死不

論凡聖二種僧也凡謂尚具煩惱如四依中之第一

宗鏡曰衆聖所歸無非法也法即心也是以法能成佛大報恩經云

宗鏡三十一、夫如來者即一心真如自性中來故云如來又如者不變不異不失自性故名為如來者即真如不守自性隨緣顯現故名爲來斯乃是不來之來以真如性徧一切處實無去來從心所感無出沒故

華嚴經頌云
佛以法爲身
清淨如虛空
所現衆色像
令入此法中

來也唯佛具始覺無分別智以成如來故出家爲
佛之子必依如來而住即華嚴經云能捨世俗家
生如來家涅槃經云爲菩提舍遮止結賊障惡風
雨故云以如來爲家用諸法寂滅之性爲其身體
猶圭峯云但以空寂爲體莫認色身用智慧無量
長壽爲壽命亦大論云行如是智慧故名正命也
用禪定安樂法味爲食饌猶淨名經云法喜禪悅
以爲食今用此禪定安樂法味之食以療治大經
所謂六塵飢餓之病者也
故不恃俗氏不營世家不修形骸不貪生不懼死不

溽乎五味

以故不恃怙俗間姓氏姓氏者世本云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白虎通曰人所以有姓者何所以崇恩愛厚親親遠禽獸別婚姻也姓者人所禀天氣所以生者也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所以勉人為善也西域記云姓所以繫統百世使不別也氏所以別子孫之所出也今言不恃俗氏而略姓者以出家亦用佛為姓故不言姓也不恃俗氏者以氏有用官而為氏者也僧之先聖始捨轉輪聖

禮記儒行飲食不溽註恣滋味溽々之言欲也即濃厚也

王之位而出家務道明僧自當脫略世間官勢而不必𢀖恃其俗氏者也不營世業之家不修飾形迹徽體不貪愛其生不畏懼其死不淫溽甘辛等五味

如蓐切

其防身有戒攝心有定辨明有慧語其戒也絜清三惑而畢身不汙語其定也恬思慮正神明而終日不亂語其慧也崇德辨惑而必然

必然助語辞断然決定不易之意

以此修之之謂因以此成之之謂果

其防護身業則有戒制攝持其散亂之心則有禪定辨曉真妄之境則有智慧語論其持戒也則絜

淨其財利飲噉嗜慾三惑終於身而不令污染亦可云破見思無明塵沙之三惑也語論其修定也恬靜思想念慮端正其神爽而竟日不復紛亂語論其修慧也崇尚萬德辨別衆惑而必是必當始以此三法發行而修之是為因也終以此三法剋成其道是為果也

其於物也有慈有悲有大普有大惠慈也者常欲安萬物悲也者常欲拯衆苦普也者普與天下見真諦惠也者惠羣生以正法

其臨於一切物也有大慈有大悲即四無量心也

四無量 名四等 又 慈能与楽 悲能抜苦 喜慶彼楽 捨寃親平等

三惑々者昏迷不了之義也一見思惑見即分別也謂意根對法塵起諸邪見故名見惑思即思惟又貪染也謂眼耳鼻舌身五根貪愛色声香味触五塵而起想著故名思惑此見思惑亦名通惑者通声聞縁覚菩薩三乗共斷故也二塵沙惑々者謂衆生見思數多如塵若沙乃他人分上之惑菩薩之行専為化他若令衆生能斷見思之惑於菩薩即是斷塵沙惑而亦名別惑者別在ササ所斷故也三無明惑々者謂於一切法無所明了故曰無明此惑乃業識之種子煩悩之根本声聞縁覚不知其名別在大乗ササ定恵双修万行具足方斷此惑故亦名別惑也

宗鏡曰大悲心者是普濟義故言欲抜衆生苦故即是利他之行本也

佛真正之法已上四無量心四弘願六波羅蜜不一一備舉法數者文欲略故爾然四無量心慈悲

淨其財利飲噉嗜慾三惑終於身而不令汚染亦
可云破見思無明塵沙之三惑也語論其修定也

宗鏡曰大悲心者是普濟義故言欲拔衆生苦故即是利他之行本也
定慧双修万行具足斷此惑故亦名自利也
乃業識之種子煩惱之根本者圓縁覺不知真名自在大乘中一
所斷也〇三無明惑ハ一者謂於一切法無所明名了故曰無明在中
所能斷見思之惑菩薩即是斷塵沙惑亦名別惑者別在中乘
數多如塵沙ハ他人合上之惑菩薩之行事ル化他若令衆生
若通声聞縁覺菩薩三乘共斷故也〇二塵沙惑ハ者謂衆生見思
貪愛色声香味觸五塵ハ思惟想著故名思惑此見思惑亦名通惑
塵起諸邪見故名見惑〇思惑即思惟又貪染也謂眼耳鼻舌身五根
三惑ハ者合惑不了ル之義也〇一見惑見即分別也謂意根對法

荊溪謂真諦泯諸法俗諦立諸法中諦統諸法云々　又天台謂真不自真對俗而真
俗不自俗望真而俗中不自中謂真俗二諦一而非箄二而非兩互顯互奪相即相融而為中也

圓覺第二宗密註
三十七助道品
助謂資助々々道故道即是因所謂
止觀即是類々因類故三十七者謂
四念処四正勤四神足
五根五力七菩提分
八正道分

有大誓願即四弘願也有大惠施即六波羅蜜之
一也其爲慈者謂欲安樂於物其爲悲者謂欲
拯拔衆多之苦難此慈悲二義並與大論四無量
心慈悲之義通同也其爲誓願者即四弘願之一
也見真諦者則屬四真諦之見道諦也道諦三十
七品蓋是四弘願法門無量誓願學所縁之境亦
大論云示真實諦教化衆生令入佛道故曰與天
下之衆同見真諦耳其爲施惠者施衆生以一切
佛真正之法已上四無量心四弘願六波羅蜜不
一一借舉法數者文欲略故爾然四無量心慈悲

為先四弘願於一切願中為勝法施於一切施中
為勝又僧為法施主今說僧功德故於六度中獨
舉法施然如此撮略亦按佛說非恣胸臆自尔佛
本行經第五十卷云佛許諸比丘隨便於諸經中
不依次第擇取要義安比文句為人說法毗尼母
論第六卷云佛既聽說十二部經若欲次第說其
文衆多恐生疲厭若略撰集好詞直示現義如何
白佛佛即聽引要言妙詞直顯其義又論藏有四
種其第三種梵云烏波你舍此云近說亦謂略說
經中要義不次第故輔教中九有略取法數名言

法華經曰如來一切神力　智度論云此神十方三世諸佛及諸賢聖求之不可得

宗鏡錄三十九卷二十一枚　神不滅論篇云

通載沙門不敬王者論第五夫神者何耶精極而為靈者也精極則非卦象之所圖故聖人以妙物為言雖有上智猶不能定其體狀窮其幽致矣

封像イ

易曰陰陽不測曰神又曰神者妙万物而為言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是蓋言神之所謂不可測也

孟子曰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

唐京教人篇讃云鬼神盍中而有其魍魎者故謂恍惚

光明疏云神者能也大力者能移山塡海小力者能隱顯變化又

者皆是此例也
神而通之天地不能揜蔽而行之鬼神不能測
以其神德而自通達也雖天地之力不能揜蔽之
以秘密之意而自行其道也雖鬼神之靈不能測度
其演法也辯說不滯其護法也奮不顧身能忍人之
不可忍能行人之不能行其正命也丐食而食而不
為恥其寡欲也糞衣綴鉢而不為貧其無爭也可辱
而不可輕其無怨也可同而不可損
若經文以講說為演習以智慧演述其法則辯論
無有滿导大涅槃經云應當勤加護持正法讓法

任 用也保也又所負也論語仁以為己任

釋要抄云正命者不問淨穢於食等著於法亦等也如是乞食名乞士衆

援 于眷切 助也

果報廣大無量若以此護法為重任則發動心志
不復顧惜已之身命能忍其非理毀辱而不校者
皆人情之不可忍也能行履其孤苦枯槁之行者
亦人情之所不能行也其乞食乃正命之食今以
乞食自養而不以為羞恥其寡少貪欲取糞掃處
弃衣共衲成衣名為糞掃之衣以破鉢五片釘校
連綴而用如四分律本云比丘畜鉢減五綴不漏
更求新者為好雖用此糞衣綴鉢而不為貧窮觀
身無我故與一切人物無所爭競也其身孤弱無
有勢援雖可以侵辱而其内道德自充是不可輕

法苑云世尊成道三十八年赴王舎城國王請食訖令羅云滌鉢失手撲為五片是日有多比丘白佛皆撲鉢破為五片佛言表我滅後初五百年諸惡比丘分毘尼藏為五部也佛乃親將錫鉩釘綴破鉢故曰五綴

忽之也其心契平等之理無愛可親無嫌可怨雖
與怨親混淆共居而其道德自充不可得而損汚也
以實相待物以至慈脩已故其於天下也能必和能
普敬　唯以真實一相之法接待於人物以廣大
極慈而慎修於其心也以是之故在於天下之人
也能必然和同能普行恭敬蓋如其實相之理彿
與衆生平等而然也
其語無妄故其為信也至其法無我故其為讓也誠
其發語必契實相豈有虚妄以故為信也臻至其
所守之法純真無有人我以故為推讓也誠實

名義集、分段死壽有分限身有形段

有威可警有儀可則天人望而儼然
戒撿威嚴可以警戒於物道德儀範可以為出世
間法則天與人者望而見之乃儼肅然且畏且敬也
能福於世能導於俗
以其稟全淨戒生長萬善乃能為世福之良田以
其已到六度之彼岸乃能接導迷俗出生死流
其志形也委禽獸而不恡其讀誦也冒寒暑而不廢
以法身慧命為其身命故其遺志此分段之形委
飼飛禽走獸又不為恡惜其讀誦受持經典雖衝
冒冬寒夏暑而不敢暫廢

涅槃云諸佛所師所謂法也

煦説文烝也嫗閔也
嫗威遇切老也又古侯切

以法而出也遊人間遍聚落視名若谷響視利若游
塵視物色若陽艷煦嫗貧病乃合輿僂而不為卑
用法出而化誘世俗也雖遊於人世之間周遍其
人聚落可居云聚落又萊子傳云民從之者一年
成落二年成聚者而於此聚落見稱羨之名譽
者若聞空谷之響見財利之好如飛浮之塵見一
切可愛之色如見陽熱之艷煦嫗者樂記云天地
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正義曰訢猶喜也
天以氣煦之地以形嫗之是天煦覆而地嫗育萬
物也僧以慈悲之心憫卹貧病之人傴如其煦嫗

分賑也憂愛也

隷 白會僕一曰賤称

晏 於諫切晩也又天清也

宴 伊甸切安也又閑也詩曰宴宴居息

也儒行云毀方而瓦合者正義曰方謂物之方正
有圭角鋒鋩也瓦器破而相合也喩儒毀屈巳方
正下同瓦細如破圭角與瓦器相合也僮輿卽給
公家之事者如皁隷之屬耳謂僧瓦合化誘此輩
亦如是而不自以爲卑下也
以道而處也雖深山窮谷草其衣木其食晏然自得
不可以利誘不可以勢屈謝天子諸侯而不爲高
以其道而自居處也雖深沖之山幽窮之谷用草
葉爲其衣採木實爲其食安然而自得其所是不
可以財利誘引又不可以官勢屈致謝去天子之

輿臺 左傳中無宇曰人有十等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臣臺

隷皂僧僕一曰
賤称

也儒行云毀方而瓦合者正義曰方謂物之方正
有圭角鋒鋩也瓦器破而相合也喩儒毀屈已方
正下同瓦細如破圭角與瓦器相合也僮輿卽給
公家之事者如皂隷之屬耳謂僧瓦合化誘此輩
亦如是而不自以爲卑下也

宗鏡一若明宗達性之者雖廣披尋尚不見一字之相終不作言詮
之解以迷心作物者生斯紙墨之見耳

宗鏡曰、且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浅深智分優劣須憑廣学以至
法原。法華経云、其不学習者不能曉了此。外書云、玉不琢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但堅志節常聞未聞、熏修而觀力轉深磨錬而行
門益浄。常起難遭之想、道業恒新長懷慶幸之心、終無退轉
大論曰、有恵無多聞是不知実相。譬如大暗中有目無所覩。多聞
無智恵亦不知実相。譬如大明中有燈而無目。多聞利智恵是所
説應受。無聞無智恵譬如人身牛。

普賢行願品頌曰、智海廣難
量不測及増謗。牛飲水成乳、蛇飲水成毒。智学成菩提、愚学為生
死。如是不了知、斯由少学過。

正宗記曰、學所以求大道、路所以
通天下。及其迷、学而蔽道、迷路而忘返。夫学与路亦為患矣。故至
人不貴多学、不欲多岐也。

禅詮都序曰、若不了自心但執名
教欲求仏道者、豈不見識字看経元不證悟、鑽文釋疏唯熾貪瞋
邪見。況阿難多聞總持積歳不登聖果、息縁返照暫時即證無生。即
知並教之益、度人之方、各有其由。

宗鏡卅五、華嚴経云、以少方便疾得菩提。古徳云、学雖不多可称上賢。
得斯意矣。

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
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
祖述者遠宗其道之義

崇貴諸侯之隆重者自不以爲之高也
其獨立也以道自勝雖形影相吊而不爲孤
其孤介特立也以其道法自善雖其形與影相吊
而不以爲孤煢　煢獨也
其羣居也以法爲屬會四海之人而不爲混
其爲羣隊而居住也以教法相爲眷屬雖會聚四
海之人而不爲混亂
其可學也雖三藏十二部百家異道之書無不知也
他方殊俗之言無不通也祖述其法則有文有章也
行其中道則不空不有也
祖述者遠宗其道之義

●大光明蔵元建章云く「善知識豈特具正知見明識佛性而已當知世出世間識為先
導善知識道徳倶備而識不明非独無以慰学者之心而於仏法利害尤切故
外重内軽く請從是而無く云く
●幻曰、原夫見し明昧由学し至不至使之然也学之不至則見昧而局学之漸至
則見遠而廓学之純至則見剖而宏学之大至則見明而炙矣聖人乃学之
大至者也賢人乃学之純至者也賢人乃学之漸至者也常人以其学之不
至則其量亦不得不等而小矣量既局於小而卒不可以廣之也故涯一毫
利害則無以[illegible]
中論云昔之君子成徳立行身之没而名不朽其故何也学也学也者所以疏神達
思怡情治性聖人之上務也学猶飾也器不飾則無以為美観人不学則無以
有懿徳志者学之師也学者患志之不立故為同志学焉　要覧

宗鏡曰且心之一法微妙幽玄見有淺深智分優劣須憑廣学以至

乃至ハ超間之辞
文句云譬者比況也喩者曉訓也
名義集云經藏則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律藏則垂範四儀嚴制三業論藏則研真顯正覆像摧邪同出一音異随四悉

在智當遍知則一切有益之事皆可學也律有開學令一日分三時以初中時讀誦佛經後時讀外道典籍此例是也雖經律論之三藏從修多羅乃至譬喩論議等一十二分部之經百家如此方九家者流異道如西土世俗聲教婆羅門法之類其書即此六藉道德等文與彼異教一十八種大書如毗伽羅等論其數有五一曰悉曇章以成就吉祥為義二曰蘇呾囉此云契經即是解釋其聲明之經也三曰馱覩顯明字功亦如上經是聲之根本也四曰棄囉是荒梗義謂如田夫之開墾畎畝

声明ハ訓詁之義

十二分經　契經　應頌　授記　諷誦　因緣　自說　本事　本生　方廣
未曾有　譬喩　論議

毗伽羅　章安疏云此云字本西云世間文字之根本典籍音声之論宣通四辯詞賛世法讚出家法言詞清雅義理深邃雖是外論而無邪法將非善權大士之所為也故以此論喩方等經云云　名義集才五ノ五十二丁

悉曇章　西域悉曇章本是婆羅賀磨天所作自古迄今更无異書但點畫之間微有不同悉曇此云成就所生之是生字之根本説之為半字餘章文字是足說名為備又悉曇兩字是題章摠名餘是章體　同

大論云五明者一曰聲明釈詁訓字詮目流別二工巧明三醫方明四因明五内明

毘奈耶云因舎利子降伏撥益後世外道佛聽比丘学外論仍須是明恵强記者方許於一日分三時初中二分讀誦佛經至晚讀外書是故祇垣中有書院其中置大千界不同文書佛許比丘一遍讀為降外道故不許依其見解　地持論云若聡明上智能速受学者於日月中常以二分学佛法一分学外典

五分律云比丘差次不知書記佛聽学書不得為好而廢道業

圍陁此云智論
知生智即明智
論亦翻無對

通載六大始元年月
氏国沙门曇摩羅
察晉言法護姜落
隔讓学究三十六
国道術兼通其語

也五曰蒸栗底蘇咀囉即是解釋上之蘇咀囉四
件正經也又如婆羅門四圍陁等書其一曰阿由
此云方命謂醫方等二曰殊夜謂祭祀書也三曰
娑麼謂禮儀卜相音樂戰法諸事等四曰阿達婆
謂呪術等皆梵天所說如此百家異道之書無有
不知者也他彼方土殊別風俗其言音語義謂譯
經之類如梵僧羅什等臨此土之語此土竺法護
等臨五天竺之言亦無有不通曉者也祖宗佛之
教法而演述之即是論通弟子所造如舍利弗造
集異門足論二十卷目連造法蘊足論二十卷皆

宗鏡云九云華嚴明成就無生忍恵光頼多聞仏蔵説速入涅槃皆因聴法

書鐔津集後
昔賢首菩薩於華嚴會中以偈答文殊大士讚𦬇𦬇能示同世間云雅思淵才文中王歌舞談笑無所依信乎文之能顯道濟物也

玄奘所譯此例是也凡撰述論議皆有奇文華章灼然可觀如西竺則馬鳴龍猛此方則慧遠僧肇其著述最謂其有文章者此例是也然佛教貴於文章自涅槃經云示現知其威儀禮節能解一切文章技藝又華嚴經云淵才雅思文中王本行經云安比文句如此之云甚衆益明佛教貴用其文章非自馬鳴等始也或言或解推行其不一不異孅妙中道之法非有所滯必離其空有之見也中觀論云亦名為假名亦名中道義此意是也其絕學也離念清淨純真一如不復有所分別也

法師僧肇幼家貧為人傭書遂博觀子史尤善莊老蓋其粗也年二十為沙門名震三輔什公在姑臧肇走依之什与語驚曰法中龍象也及歸關中詳定經論四方学者輻湊而至設難交攻肇迎刃而解皆出意表著般若無知論什覽之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匡山劉遺民以似遠公公撫髀歎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等論皆妙尽精微秦主尤重其筆札勅傳布中外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惜其早世云 直截七

遠公臨終其徒進蜜漿者遠懼違律令左右檢律未終卷遂合掌西面而逝年八十有三有匡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直截

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爲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玄奘所譯此例是也九撰述論議皆有奇文華章
灼然可觀如西竺則馬鳴龍猛此方則慧遠僧肇其

遠年八十有三有廬山集三十卷行于世 已上遠
遠公臨終其徒[illegible]家證者達曜重律令左右[illegible]筆未終奄然合掌西面而[illegible]
尤重其筆札然傳布中外 肇卒年三十有二當時指其早世云 已上肇
又以所著[illegible]解數曰以為未嘗有也復著物不遷不真空論旨妙精微秦主
以般若無知論什覽之一曰吾解不謝子文當相揖耳傳其論至廬山[illegible]
中詳定經論四百餘卷肇[illegible]文攻難[illegible]自此[illegible]
沙門[illegible]三輔什公在姑臧肇[illegible]
[illegible]

白會剋期約定期日也齊約剋必也千字文剋念作聖註剋能也又勝也

在理當剋證則一切事皆可遮絕而心冥其清淨寂滅者也圓覺經云彼諸聲聞所圓境界身心語言悉皆斷滅終不能至彼之親證所現涅槃此意是也去離微細識想冥其清淨空寂純真無妄一如不變不更略有所分別好醜彼我之境也智度論云有憶想分別是則魔羅網不動不分別是為眞法印此意是也

僧乎其為人至其為心溥其為德備其為道大其為賢非世之所謂賢也其為聖非世之所謂聖也出世殊勝之賢聖也僧也如此可不尊乎

僧乎謂僧有如上所述之者其爲人也不亦至極
其爲心也不亦平普其爲德也不亦備具其爲道
也不亦廣大其所以爲賢蓋十住十行十廻向菩
薩之賢非是世間所謂之賢也其所以爲聖亦是
十地菩薩之聖十地名可見不須出亦非世間所
謂之聖也乃吾大乘之賢聖者也至乎一五停心
二別念處三惣相念處四煖法五頂法六忍法七
世第一法乃吾小乘之七賢也一隨信行二隨法
行三信解四見得五身證亦云俗證六時解脱羅
漢七不時解脱羅漢乃吾小乘之七聖者也亦非

根性信法者薩婆多云因聞入者是爲信行因思入者是爲法行ト
曇無徳云位在方便自見法少憑聞力多後時要須聞法得悟名爲
信行憑聞力少自見法多後時要須思惟得悟名爲法行ト
十信 信念精進慧定不退回向護法戒願 十住 發心治地修行生貴具足正心
不退童真法王子灌頂 十行 歓喜饒益无違逆無屈撓無癡乱善現無著難得
善法真実 十向 救護一切衆生 不壊 等一切佛 至一切處 無尽功徳 入一切平等
随順衆生 真如相 無縛無著法界無量
十地 歓喜ー離垢ー発光ー焔慧ー難勝ー現前ー遠行ー不動ー善慧ー法雲地

人
他疏鈔亦説十住十行十廻向爲賢或爲内凡
十地等妙二覺爲聖唯其謂聖者與涅槃經似同

僧乎謂僧有如上所述之者其為人也不亦至極
其為公也不亦乎普其為德也不亦備具其為道

十地 [illegible]

十回向 [illegible]

十行 [illegible]

十住 [illegible]

十信 [illegible]

[illegible]

鐔津集詩隠篇曰若由者苟不為也未若聖人之為不苟也可為則為之也

[illegible]

不可為則不為之也是故衆依乎中庸而處也可則行之否則已之

衆者至矣不失其道也

[illegible]

通載七

東晉 竺僧朗京兆人也專以講說為任ト云々 五朝天子移風貢物飛符孰能並駕

同 東晉 法師僧叡幻有盛名及從羅什受業卅悟絶倫 釋氏要覧中 僧叡

年二十二博解經論禪觀能講說司徒姚嵩重之時姚興稱未識同宗曰叡也如何嵩

曰可謂鄴衛松栢及興相見語論觀之才器果曰乃是四海標領

[illegible]

[illegible]

梁大同元乙卯 慧約法師 垂誡門人言訖合掌而逝帝輟朝三日素服哭

之葬於公塔之左方嘗從約授戒者四萬八千人皆服緦麻哭送至塔約嘗所乘

青牛垂淚悲鳴及雙鶴繞塔哀唳彌月而去

道安号彌天釋 学聰内外符堅於藍田獲一大鼎上有篆字朝廷人不識

乃問於安安曰魯襄公所鑄堅勅三館有疑皆問安法師

[illegible]

金剛經註曰其言賢聖以無為法而有差別者何哉蓋謂於無為法得之淺者則為賢

人若須陀洹之類是也得之深者則為聖人若佛與菩薩是也此所以為差別歟

慧持 雁門僧郎 廬山遠之弟也

世間之賢聖也自此大小乘賢聖之前乃至十科

高僧雖尚具凡夫之形而已預賢聖之流修眞守

戒護持正法亦爲之賢如高僧傳云范甯以慧遠

慧持爲賢僧朗以僧叡爲賢唐神清北山録以道

安慧約智顗爲賢此等之僧是也從十聖僧寳之

後上至諸佛亦爲之聖如涅槃經云以何等故名

佛菩薩爲聖人耶如是等人有聖法故常觀諸法

空寂故故名聖人有聖戒故有聖定慧故故名聖

人他疏鈔亦說十住十行十迴向爲賢或爲内凡

十地等妙二覺爲聖唯其謂聖者與涅槃經似同

涅槃云有漏法者有二種有因有果無漏法者亦有二種有因有果有漏果者是則名苦有漏因者則名為集無漏果者則名為滅無漏因者則名為道婆沙云漏是何義答住是漏義凡夫至此被留住故流出是漏義無定三有際出下故持義在内義放逸義並是漏義　又無漏者不漏落生死也

也彼世書所謂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者縱其德不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也彼所謂萬人曰傑倍傑曰聖者雖德合天地變通無方窮萬事之始終協庶品之自然也乃只方内有漏之因果耳令此之賢聖以四諦無漏之因自利亦能教人見苦斷集證滅修道遠離魔說克成無漏之果以此之故二教賢聖所以不同也既以無漏法修證起凡入聖故為出離世間奇異強勝之賢聖也其為僧也有如此殊勝功德可得不尊大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七篇

大德不踰閑　孔安國曰閑猶法也○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注大德小德ハ猶言大節小節ト閑ハ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ヲ言ハ人能先立乎其大者則小節ハ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孔安國云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ナリ

非韓章末一云　夫義乃情之善者矣於道德為次以情則罕有必正而不失故論語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賜也過商也不及●家語　賢人者行中規矩

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籍

僧也

若僧也者者割愛辭親拋世榮辱遠絕塵

也彼世書所謂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者縱其德不
踰閑行中規繩言足法於天下也彼所謂萬人曰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又曰[illegible]過也不及○家語賢人者[illegible]
非韓章第十一云夫義以情之善者莫大於道德[illegible]以情則事有必[illegible]故德[illegible]
則小德雖或未盡合理亦無害也　孔安國曰小德不能不踰法故曰出入可也
注大德小德猶言大節小節閑闌也所以止物之出入
○大德不踰閑　論語子張第十九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世宗ハ後周太祖養子
大法眼之時代也

○以世法籍僧何謂也籍僧者非古也其暴周之意耳
今用治世俗管訖民人戶口數目之法制而帳籍
收係僧徒此何以為言也今置文帳以僧預簿籍
所管係者此意非出於古先聖王所為也始自五
代暴亂周之世宗柴氏之志意特以顯德二年四
月置帳籍以撿括僧尼也或謂置僧帳籍始於唐
末宋太和之四年今云暴周之意者且以今世承
周之制故爾也
僧也者遠塵離俗其本處乎四民之外籍僧乃民淄
僧也　若僧也者者宜愛辭親拋世榮辱遠絕塵

境脫離浮俗其本元自在乎士農工商四民之外
今必籍僧於僧乃是以民叔畜僧也
吾聖人之世國有僧以僧法治國有俗以俗法治各
以其法而治之也
當我佛聖人之時世其國土中若有僧者則以其
僧所奉戒律之法而治理之其國若有民俗則以
治世俗之法度而治理之也各各僧以僧法俗以
俗法隨其宜而治之也
未始聞以世法而撿僧也豈非聖人既隱其道大衰
其徒汚雜太甚輔法不勝其人而然乎

未嘗稍聞佛之時其國以治世俗法而撿括僧也
後世如此爲意豈不因佛聖人既已隱沒相去積
遠其道法大殺衰微後世之徒汚濁混雜過甚我
之法教不勝其人而致如此耶
羽嘉生應龍應龍生鳳凰鳳凰生衆鳥物以乃變其
勢之自然也
吾僧始自佛而出猶羽嘉始生乎應龍應龍又生
鳳凰鳳凰又生衆鳥羽嘉或云亦瑞物似禽之類
其說未甚審應龍謂龍而有翼者羽嘉應龍展轉
乃成衆鳥譬佛聖人之世而轉成今世之徒其漸

微劣可見也凡其事物久遠乃自改變亦其事勢
之自如是也
既變不可不制也制之在乎區之別之邪正曲直不
可槩視也
今此僧徒既變不如佛世又不可不制置也然若
制禦之當區分辨別其邪者正者曲者直者不可
一槩而觀視之也
石有玉草有蘭人乎豈謂無其聖賢耶
石之中亦有美玉草之中亦有香蘭今僧亦人夫
豈可言僧人之中殊無賢聖者耶

旌一善則天下勸善禮一賢則天下慕賢
國家但旌賞其中一善人則天下僧徒自勸化爲
善若或禮待其中一賢者則天下僧徒自慕尚爲
賢也
近古之高僧者見天子不名預制書則曰師曰公鍾
山僧遠鑾輿及門而牀坐不迎虎溪慧遠天子臨潯
陽而詔不出山
近古謂前世未遠其時高僧如僧鍾朝見齊天子
武帝稱貧道而不自名預其詔書王言如唐太宗謂
玄奘爲奘尚爲法師宋文帝謂功德鎧爲公金陵

頓所 増韻頓、貯也又宿食所也次也又食一次也、

鍾山高僧僧遠當齊高祖臨訪其寺鑾輿及門遠坐繩床不起趨迎廬山虎溪慧遠法師當晋安帝自郢渚還都法駕過潯陽詔遠見於頓所遠不奉命出山然其見天子不名儒之法例者如白虎通曰王者臣有暫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等是也其引尚書云咨爾伯不言名也引春秋云單父不言名又引春秋云諸父諸兄不名引詩云王曰叔父引春秋傳云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爵禄也漢高祖不名四皓以公稱之後漢建武中詔王覇覇見其天子拜而不稱臣名有司問其意覇曰天

屈、豊也 請也

求那跋摩 宋云功德鎧罽賓王之少子洞明九部博曉四含深達律呂妙入禪要誦經百餘万言罽賓王薨衆請紹位恐為戒障遂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跡人世形儀感物見者發心

弘明集云初東晋成帝咸康六年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為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安帝元興中太尉桓玄上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以今沙門虔誠深於敬不以形屈為禮故不敢陷于外國之君莫不降禮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爵重東流為日諒以金之殊以德之化有日用於陶衡清然之同無害於隆平者歟

弘明集云初東晉成帝咸康六年庾冰輔政帝在幼沖爲帝出詔令僧致拜時尚書令何充謝廣等建議不合拜往反三議當時遂寢安帝元初中太尉桓玄上書令拜尚書令桓謙中書王謐等抗諫曰今沙門雖意深於敬不以形屈爲禮迹充率土而趣超方內是以外國之君莫不降禮良以道在則貴不以人爲輕重尋大法東流爲日諒久雖風移政變而弘之不易豈不以独絶之化有日用於陶漸清約之風無時害於隆平者乎

通載八

齊武帝勅沙門法獻玄暢爲天下僧主他日會于帝前各制稱名而不坐中興寺僧鍾對帝稱貧道武帝訝之以問中書王儉

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嚴光子陵初卧見光武亦未嘗自名也佛教之例者如南齊武帝問王儉故事者始武帝以法獻玄暢爲僧正毎與之語名之而不坐及僧鍾見帝乃自稱貧道帝嫌之遂問其宰相正儉儉曰先輩沙門於帝王何所稱正殿坐否儉對曰漢魏佛法未興不聞記傳自諸僞國稱貧道亦預坐正殿及乎晉初亦然中世庾冰桓玄等皆欲使沙門盡敬朝議紛紜事皆休寢宋之中朝亦頗令致禮而尋亦不行自爾迄今多預坐稱貧道帝謂儉曰獻暢二僧道業如此尚自稱名

揖 一入切說文讓也一曰手著胷也又拱也

秩 增韵職也官也周礼註祿之常也疏云謂依班受祿

侍中 白孫崔駰為之弟仲文為丞相同日拜受時云二鳳連飛

況其餘者揖拜則太甚稱名亦無嫌而沙門名於
王者自玄暢法獻始也夫僧既長謝塵俗弃其爵
祿超然出世有勝妙靈通之道德不得已且比類
乎儒者世間盛德之士不屈於爵祿尚不名於天
子者而僧稱貧道於方內君主何爲而不可耶彼
法獻玄暢二僧既充僧正預世俸祿乃比秩侍中
矣其不坐呼名彼自當然又烏可使超然勝盛高
謝世俗者一槩如之無乃於義不別亂古法例耶
齊武既恣其愛惡言不稽古王儉復從而不稍規
正遂令百世習之爲式此可長太息也至唐肅宗

林間錄云嵩明教每嘆沙門高尚大聖慈麿之力也而晚世紛紛者自卑賤之其見天子盡稱臣私
臣之為言公卿士大夫之職不當僭越取而有之唐人璿晴識首壞其端歷世因之不疑彼山林
野逸之人天子猶不得臣之况沙門乎故其進正宗記之表皆首尾言臣某以存故事至其
間嘗稱叙則亦止稱名而已當時公卿閔之重其高識予昔游湘中見沙門作道場于南
岳帝君則屈躬倡曰臣僧某此又何也

便 自會安也利也宜也習也

臣

礼記三老五更 註云年老更事者也後漢儀禮志 註五更者知五行更代之事 五者訓於五 者五也

公

之時僧乃稱臣如曹溪令韜內供奉元皎者是皆
不稽古者也當時以其不便亦嘗勑令不須稱臣
也夫世儒尚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白虎通
曰王者有不臣者五焉不臣受授之師不臣三老
五更者而僧爲出世勝流乃特臣之耶凡稱公者
而儒教之例謂公者乃公侯伯子男之爵稱也至
乎三公九卿亦其內爵稱也公也者公正無私之
意也自古有以隱士而稱公者是特尊賢重道雖
非預爵秩唯以德而貴之耳如漢高祖謂四皓曰
頌公幸護太子又古稱河上公蓋公黃石公之例

紀 白虎大曰綱小曰紀總之為綱周之為紀文理也極也事也記也

師

諡法曰德象天地称帝仁義所生称王 桓子曰三皇以道治五帝為德化三王由仁義五霸用權智○中庸子曰皇大也内外無為以道化民者也帝體也内心无為而亦有為以德化民也王往也加以刑防改謚仁義所往〻謂王

也適宋文帝唐太宗以公稱乎求那功德鎧玄奘者亦以德貴之之例耳九稱師者儒教之例謂師者乃三綱六紀之云也師也者法也謂學於人而取其法則也如學記曰當其為師則不臣也論語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白虎通曰師長者君臣之紀也又曰師臣者帝交友臣者王臣臣者爵嘗臣者士不行又曰不臣受授之師者尊師重道欲使極陳天人之意也吾佛教稱師之例者如涅槃經曰云何天人師師有二種一者善教二者悪教諸佛菩薩常以善法教諸衆生作如是言善男子汝

當遠離不善業以遠離故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得大涅槃是故號佛為無上師諸佛雖為一切衆生無上大師然經中說為天人師以諸衆生中唯天與人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能修十善故號佛為天人師耳夫師亦法也範也謂其人殊勝尊特可以依止資取其法以務出世解脱而其後萬世所謂師者蓋縁此之例也然師之名字與儒世間之謂雖同而佛教之師教人超出世俗從凡入聖其義趣迥然大異也夫僧遠坐不為法駕而起慧遠詔不出山者世教亦皆有例也世教

顔歜 見戦国策

段干木 祖庭事苑六ノ二葉有リ 見魏国史

淮南子曰段干木辞禄而処家魏文侯過其閭而軾之其僕曰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干木不趍勢利懐君子之道隠処窮巷声施千里寡人敢勿軾乎干木光于徳寡人光于勢干木富于義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徳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己易寡人弗為

之例如莊子曰黄帝立為天子十九年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敢問至道之精三月閒居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臥黄帝順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者顔歜與齊宣王相遇於途而不爲之前乃使王進於已之前者嚴光子陵當漢光武車駕出候之光聞駕至乃偃仰布被中長眠光武自入即撫床撫光腹曰咄咄子陵汝何不相助治耶光又眠不應徐乃張目熟視曰昔唐虞著徳巣父洗耳士固有執節者何至相逼者耶魏文侯臨段干木而干木不與之見踰墻而避之者

順正理論云諸天神衆不敢希慕求受五戒者禮如国君至尊而不求比丘礼拝懼損福徳及寿命故

翻譯集云不拜王論有五戒信士見神不禮王曰何為不礼曰恐損神故王曰但禮信士禮其神形儀粉碎

梵網経云出家人不向国王礼拝不向父母礼拝六親不敬鬼神不拜

抗 揩也抵也敵也 一曰挙也

四皓初入於商上洛隱於地肺山漢高祖聞而詔之不至者摯恂以高節自守後漢永元中和帝嚴徴而不起者吾佛教坐不爲王者而起者其例在古遠者則如賓頭盧坐而不迎乎西域優延陀王王既悪之賓頭盧謂王曰起迎則慮損王之福遂起迎七步而後七日王果失位立國者近世則如僧稠宴坐不起迎高齊之文宣帝帝悪欲害之稠默知他日乃出寺二十里獨立道旁以迎駕帝驚而問之謂帝曰恐身血不浄穢汙僧房耳帝媿謝請同返其寺者夫世教抗禮於人主如廣成摯恂

之數子者彼但以其道自尊不為形勢而輕重以
其節自高不為爵祿而輒屈耳猶荀子曰志意修
則驕富貴節義重則輕王侯此之謂也若吾教賓
頭盧僧稠等蓋以出世勝妙靈通廣大之道德能
為世福之損益與其敬之則福生與其慢之則罪
長故二勝僧不起於王者乃讓其罪福耳賓頭盧
之言是也又其諳道之者覩乎彼我必欲乎等稱
夫諸法實性故於高下貴賤乃特一以道而接之
耳二勝僧其亦以大道而待夫帝王乎與彼世教
數子所為雖事略同而意義宜異自道哉慧遠不

奉詔出山雖亦沿四皓摯恂之事而起何然其意
趣亦平等稱法以道而待其世主耶嗚呼後世吾
僧徒混濫修證者固鮮矣安得一一如賓頭僧稠
乎亦安如慧遠僧遠耶欲皆坐視其崇貴之者不
奉詔命此固不可也然其中或道德有可觀者守
道執節而當理者崇貴之者宜區以別之以義容
之是亦與天下為善之盛者也
當世待其人尊其德是故其聖人之道振其徒尚德
當世君禮待其僧徒之人尊重其淨戒之德以故
其佛聖人之道必自興起其徒屬自慕尚為德

道德

六卿 九卿

儒曰貴德何爲也爲其近於道也儒豈不然哉
儒曰即禮記祭義之云爾正義言貴有德何爲也
爲其近於道也德是於身善行之名道是於物開
通之稱以已有德能開通於物故云近於道也儒
教豈不如此重貴賢德之人耶

後世之慕其高僧者交卿大夫尚不得預下士之禮
其出其處不若庸民之自得

今此後世有慕爲其高僧者交接公卿公卿即天
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
冬官司空是爲六卿或云司馬主天司徒主人司

三公

士大夫

空主土是爲三公又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乃立
三少爲之副少師少傅少保是爲孤卿與六卿爲
九焉卿之言嚮也爲人所歸嚮也士大夫者達人
謂扶達於人大夫之稱亦兼三公故詩云三事大
夫謂三公也上大夫卿亦兼孤也士者事也皆為
任其職事也自八十一元士而下王制所謂入小
學而始命於鄉者亦老子云下士聞道撫掌大笑
者蓋此等之下士也非謂諸侯之下北面之臣上
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但此五等中之下
士者也謂今世慕爲高僧雖其道通神明德超塵

俗交接彼卿大夫尚不得厠預如前所謟下士之禮數也其或出或處不如庸常民人自得其所

況如僧遠之見天子乎況如慧遠之自若乎

況獲如齊世僧遠之見其天子耶又況如晉世慧遠之自如不爲詔命輙動乎

望吾道之興吾人之修其可得乎存其教而不須其人存諸何以益乎惟此未嘗不涕下

既不得稍如彼晉齊之相似禮待欲望我佛道之興盛吾僧人之修整其可得之乎今天下存留其教而不待其人雖存之其教又何以爲益乎思惟此事未嘗不爲其潸泣下

廣原教要義第十八篇

教謂任持者何謂也任持也者謂藉以持其法使之永任而不泯也

今佛謂任持者爲何言耶此任持也者是令資藉其有道德之人主持教法使其長任於世而不至泯滅也

夫戒定慧者持法之具也僧園物務者持法之資也法也者大聖人之道也資與具待其人而後舉善其具而不善其資不可也善其資而不善其具不可也

皆善可以持而任之也
具訓效也今夫戒定慧之學乃是修持教法效力之所也涅槃經云菩薩以戒定慧勤修其心斷煩惱巳便得見之謂見大涅槃此等意是也圓覺䟽序云修戒定慧而求者何也圓覺而巳僧園即梵語云僧伽羅摩此云衆園謂佛弟子之所居特取生植道本成就聖果之義也謂衆園中什物與眞俗事務即是修持教法之資充也中阿含經云所畜物可資身進道者此意是也法者即佛大聖所垂之教道也此資與其具必待得其有道德之人

其事緣乃可振舉也若只能其戒定慧三學之效具而不能主幹僧園什物眞俗事務之資充者不可使令任持也又雖能主幹衆園之資定而不能戒定慧三學之效具者亦不可使令任持也必二者皆能乃可使其主持教法而致其常住也若順其文當言定可以使任持也

昔靈山住持以大迦葉統之竹林住持以身子尸之故聖人之教盛聖人之法長存

佛巳前鷲頭山多靈仙所栖因謂靈山佛之時置精舍於其中昔住持此精舍則大迦葉當其任也

瓶沙王所施其竹林園爲佛精舍當時住持則以身子舍利弗當其任也以此之故佛聖人之教隆盛聖人之法道長存此二任持之事始但據賢聖集諸家泛引未詳經論的當所出後賢請自討論聖人既隱其世數相去茫然久乎吾人僥倖乃以住持名之勢之利之天下相習沓焉紛然幾乎成風成俗也聖人不復出孰爲之正外衛者未視不擇欲吾聖人之風不衰望聖人之法益昌不可得也悲夫吾何望也

佛聖人已隱沒其世之數目相去今日茫然遠且久矣吾僧之人僥倖分外乃以此住持者爲名爲勢爲利之也天下四方相傚相習重沓繁多紛然僅成乎訛風弊俗也佛聖人不復出現于世誰能爲其整而理之外護王臣者又不肯觀察選擇此住持之其人與非其人乃欲我佛聖人之風教不即衰殺是不可而得之也悲歎其如此夫我又安望佛法之隆盛乎

廣原教要義第十九篇

僧置正而秩比侍中何謂也置正非古也其姚秦之所爲也

秩 直質切 増韻 職也官也又周礼宮正行其秩序 註秩禄稟也

今僧徒之置立僧正以其禄秩比視官之在一品
侍中者何以爲之也置立此僧正比秩於官之侍
中者非出自古佛世之時也其始因姚興王於関
中自稱爲秦乃此秦朝之所作爲也
置正可也置秩不可也僧也者委榮利以勝德而高
世者也豈須寵禄乎與僧比秩不亦造端引後世之
競勢乎道者不明不知窒漸道者之過也
若只置僧正可以爲也置其禄秩以比視世間官
品則不可爲也今所謂僧者已自委棄世間榮華
勢利以其淨戒勝妙之德而高出世俗也豈可却

釋書云釋行基 聖武帝甚敬重之天平十七年爲大僧正此任始于基

釋書云秋篠灌擢僧正 沙門福亮爲僧正 擢与爲何異 爲常也擢非常也

復爾預寵幸禄利之間耶其始與僧比秩于世之
官品不亦是特故造作其端由引發後世之僧趨
競於勢利耶道䂮羅什之門徒也以義學有名於
其時姚主特擢爲正僧正僧自䂮爲始事見梁髙
僧傳是道䂮識智不明不能遠慮不即知窒塞其
萌漸乃是道䂮之過失也
夫僧也者出於戒定慧者也夫正也者出於誠明者
也僧非誠明孰能誠戒誠定誠慧也不誠乎戒定慧
吾不知其所以爲正也
夫僧者必由其修戒定慧而所以致爲真僧也正

僧正

者必無有邪妄之過此蓋出聖賢誠明之性亦可謂實相妙明之性也為僧若非通其真實妙明之性誰能實為戒定慧賢聖修證之三法若不誠實為修戒定慧我則不知其所用何道為之正耶

宋齊梁陳四代亦沿秦而置正

南朝之劉宋蕭齊蕭梁陳霸先之南陳也蕭如宋初以尼寶賢又以法持者齊以法獻者梁以慧超者陳以寶瓊者皆充僧正或加大字此等例是也

北四朝雖承代各為其國皆只沿襲姚秦而置僧正二魏高齊後周革秦之制而置統隋承乎周亦置之

沿說文緣水而下也

統唐革隋則罷統而置錄國朝沿唐之制二京則置錄列郡則置正

二魏謂元魏拓跋珪為太祖至其孝文皇帝宏遷都洛陽改姓元氏與東魏孝靜皇帝善見遷鄴號為東魏此二魏朝或用法果為沙門統或以師賢為僧統或用曇曜為沙門都統者高齊即高歡子洋受魏禪位改為齊也亦謂北齊此齊初用曇遵為統又用法上為昭玄大統者後周即宇文泰為太祖至其子孝閔皇帝覺以魏所封為周公以周公受禪遂自為周其時號為後周此周之太祖始

僧録

授曇延爲國統者此二魏與齊後周皆改姚秦之制而置爲僧統或爲大統隋承平周即楊堅爲高祖亦曰文帝之隋堅初襲爵隋國公後受周靜帝禪位改元開皇遂號爲隋此隋之高祖亦用曇延法師爲國統亦云沙門昭玄大統者此等例是也唐即李淵爲高祖之唐初高祖以隋封爲唐國公後又進封唐王及受隋恭帝禪位改年爲武德因號爲唐朝此唐至文宗開成年中乃改革隋制罷去統字而置立左右街僧録以端甫法師爲之此等例是也今我國朝特沿襲唐制二京東西京也

幾 爾雅近也

此二京則置之僧録天下之列郡則置之僧正其事於今可見但祖宗初命爲僧録者未詳其人夫古今沿革雖異而所尸一也天下難於得人而古今皆然果得其正則吾人庶幾無邪也愼之乎愼之乎難其人乎

夫古往彼諸朝代與吾今聖世或沿或革雖各殊異所尸主之者亦只一致也然天下凡此置正者常難得其人而古之與今皆悉如此也若果得於其置正之效則我佛教之人尚可望其無邪僞者也亦可云庶幾近乎眞正無邪僞也庶幾者說

爾雅庶幾尚也
疏云尚謂心所希望也詩鄭箋云
尚庶幾也禮記注
疏云幾冀也其
章冀為君子乎

文解云尚也文選劉良注云愼望也旣古今難於其人而今而後宜更愼擇之乎再叮嚀謂此任誠難爲其人乎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篇

有形必無形無形出有形故至神之道不可以有尋不可以無測不可以動失不可以靜得

凡有形相者必以無形相者爲其本質是從無而出有無旣有有亦無有以是之故而至極神妙之理直不可以有相尋求亦不可以無相測度不可以發動爲失之亦不可以靜默爲得之

同帰集中云々　若立正宗何法非宗既論法性何物非性以迷破執則權立
是非以悟辯同実無取捨今所論者不同凡夫所執事相又非三藏等偏
假離真及通教声聞但空滅相若離空之有乃妄色之因若異有之空
即灰断之果今則性即相之性故不関繁興相即性之相故無虧湛寂境是
不思議境空是第一義空舒夫同時即空而常有存泯不壊即有而常空
同下四板云々　肇論云夫有是不有之有非実有空是不空之空非断空若
決定為有非是幻有而生隔閡若虚豁為空即同大虚而無妙用所以従縁
而有無性故空無性之空々不閡有以縁之有々不妨空有因空立成縁智
而万行沸騰空以有生起妙恵而一真虚寂豈同執但空而生断見福海傾
消拠実有而起常心慢山高峙　云々　肇論出
同下云古徳云正法以空去其貪邪説以空資其愛大士体空而進徳小人説空

空

禅詮云真空者是不違有之空也妙有者是不違空之有也

聖人之道空乎則生生奚來聖人之道不空乎生孰
不泯善體乎空不空於聖人之道其庶幾乎
若謂佛聖人之道是空則今世間有漏生生不絕
者自何而來若謂佛之道是不空今生者誰不泯
滅善能體解此空不空之道其於佛大聖人之道
其亦庶慕而幾近乎若涅槃經云智者見空亦見
不空此意是也
驗空莫若審有形審有形莫若知無形知無形可以
窺神明窺神明可以語道也
驗效此空莫如詳審有形相者從何而來又詳審

此有形相者莫如須知其無形相之理知無形相之理是可以觀照其神明之玄妙觀此神明之玄妙乃可以言乎大道也

道也者神之蘊也識之出也識也者大患之源也

此道也者者乃是神用之淵蘊微細識情之所以出也此識也者者乃是衆生過患之根源也

謂聖人之道空此溺乎混茫之空也病益病天下其孰能治之乎哉

或謂佛聖人之道爲空此輩是沉溺混茫莽蕩無知之頑空也此之爲患於生死中更爲大患天下

宗鏡云此絶待無作真心非是斷空但空若衆生一切妄心世間一切幻法以情識分別不及故目之爲空如洞山和尚偈云世間塵事乱如毛不向空門何処消若待境縁除蕩尽古人那乃喩芭蕉龐居士偈云識樂衆生樂縁縄妄走作智樂菩薩亦無縄亦無縛若有發心者直須学無作莫道怕落空乃空亦不悪見礙不金入炉始知錯黄檗和尚云無人敢入此門恐畏落空尽望涯而退

波羅蜜也果即佛之德用也信即信法也解即解義也修即歷位修因也證即證果也又大乘唯以

此有形相者莫如須知其無形相之理知無形相
之理是可以觀照其神明之玄妙觀此神明之玄

復有誰能醫治之乎哉乃結句之云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一篇
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因天下不信性為聖人之果
天下惑性而不知修性天下言性而不知見性不信
性與聖人同因自昧也不信性與聖人同果自棄也
不修性性溺惑也不見性其言性非審也
佛教九諸佛說經皆具法義因果信解修證法即
法體也義即義理也因即三賢十地三十七品十
波羅蜜也果即佛之德用也信即信法也解即解
義也修即歷位修因也證即證果也又大乘唯以

實相爲因實相爲果猶普賢觀經云大乘因者諸
法實相是果者亦實相是吾所謂性爲佛之因果
者蓋直指大乘之因果修證也他教立教亦各自
有其法義信解之意但都無因果修證耳今欲別
其所無者乃特述因果證修也天下異學者不信
自己之性便爲佛所起之勝因亦不信便爲佛所
證之大果天下異學惑於自性有無不知修理其
性天下雖言其性而不知見自眞性今不信此性
與佛同是其因是自欺昧也不信此性與佛同是
其果是自以已靈而委弃也若不廢慕此眞性則

修證

是溺於情惑也不自見其性則於其自眞非爲諦
審也

是故指修莫若乎因剋成莫若乎果全性莫若乎修
審性莫若乎證因也者修性之表也果也者成性之
效也修也者治性之具也證也者見性之驗也

是故指期其修治莫如信因期剋其成功莫如信
果完全此性莫如修治審的其性莫如乎證悟此
因也者者蓋是修性之標表也此果也者者蓋是
成就其性之功效也此修也者者蓋是治性之効
具也此證也者者蓋是見自眞性之明驗也

隋 師古云隨字俗作惰
惰 說文不敬也 又懈也怠也
慢者自恃輕佗也

天下其心方散之亂之惰之慢之謂不必因而罔其表者天下何以勸修性而趨其成乎

天下異學者其心今正馳散狂亂隨惰傲慢乃更言不須其因此正是無罔於其標表者也此天下之人何以相勸修你之性而進向其德者耶

天下之心方疑之惑而不定謂不必果而罔其效者天下何以示其成性而顯其果有所至乎

天下異學其心今正狐疑佛說惑亂不能定當乃更言不須其果此正是自無罔其功效者也你天下之人何以相示其成性而明顯其果然有所至

惰也怠也又 慢訑 弛縱 意

極者也

謂不必修而罔其具者其性能不蔽而果明乎

若言示不須修而云其所修之効具者其性能不自障蔽而如何果然謂得其分明耶

天下之有見無見斷見常見其說方紛然相糅而不辨謂不必證而罔其驗者天下何以別其見性之正乎邪乎至哉不至哉

今天下異學者以其性或為有見或為無見或為斷見或為常見者如此其談說正紛紛其多為相雜糅而不可分辨何堪更言不須證而無其明驗

者如此則天下何以品別其有性之正與邪極與不極耶

百家者言性而不事乎因焉果焉修焉證焉其於性也果效白乎諸子務性而不求乎因也果也修也證也其於性果能至之乎是故吾之聖人道性必先夫因果修證者也旨哉天下可以思之矣

今百家學者如九家流之類說性而不務乎因果修證四法於其自已真性果然得效驗明白耶雖列之類其事性而不求乎因果修證四法於其自已真性果能得其臻詣耶以此之故我佛聖人談說法性須先此四法因果修證者也盛有深旨哉天下異學人誠可以此而思惟之矣

不覚 摩訶衍論云根本ノ何因緣故得起而有因不如故得起而有言不如者當有何義謂違逆義故

宗鏡十五問佛稱覺義覚何等法答無法之法是名真法無覚之覚是名真覚則妙性無寄天真朗然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二篇

聖人之教存乎道聖人之道存乎覺覺則明不覺則不明不明羣靈所以與聖人相間

佛聖人之教所以在其道也佛之道所以在其覺也覺則明乎出乎障外不覺則為業識蔽而不明

此之無明含靈者所以與佛境為相間隔也

覺也者非漸覺也極覺也極覺乃聖人之能事畢矣

此覺也者者非是漸覺而分證也蓋是其本始合

故更不間斷之究竟覺也此覺乃妙覺大聖人能
所之心了了矣
覺之之謂佛況之之謂乘覺之以成乎聖人之道乘
之以至乎聖人之域前聖也後聖也孰不然乎
覺之故謂之佛比之故謂之乘如此覺之所以成
乎佛之無上菩提之道也如此運之所以到如來
之境界也前佛後佛也誰不如此耶
于稽聖人之所覺在乎羣生之常覺衆生曰覺而未
始覺覺猶夢曉猶昧是故聖人振而示之欲其求之
引而趨之欲其至之

抗 増韻抵也敵也又扞也挙也

於者佛聖人之所覺亦在乎衆生常所之知覺者
也但衆生雖曰知覺而未嘗知覺覺始盡明其非
覺也曉如昧明非其曉別也以是之故佛聖人嘗
發其性而呈示之欲衆生而自求索之嘗引導而
趨向之欲衆生而詣到之
人夫謂佛何拒而謟之爲家而投珍蹈路而捨地惑
亦盛矣　人夫謂你衆人乎衆人言佛所爲何事
又抗佛而謟謟然謟謟群言相沮之貌如此譬如
嘗爲家業而乃投穿珍寶行践岐路而欲舍其大
地其爲迷惑此亦甚矣

覺也者以言乎近則息塵勞靖神明正本以修末以言乎遠則了大僞外死生至寂而常明閑閑與聖人同德

覺也者者以論適近之益則能止息塵境之勞慮安靖爾神明端正此本心以修行其迹末之事也以論其悠遠之益則能了畢八識之大妄外遺死生先死後生其意已見於前則全其圓極寂而常照閑閑大智恒與理冥蕭然於衆累之外能果正如此乃可以與佛同其涅槃之果德也

覺之效也如此大哉至乎不可以言盡不可以智得神而明之在乎其人

其覺悟之功效也蓋如是也其最廣大乎哉最臻極乎哉誠不可用言語究悉亦不可用智知爲得若神而發明之則在尓其人也

○廣原敎要義第二十三篇

吾聖人之作當周之盛世也瑞氣見乎昭王而周書不書豈避異也

吾聖人佛之興現當此周之第三王成王之子昭王隆盛之世也瑞氣即是佛生四月八日之晨周人見西方有虹光浮空入貫太微遍乎西方作青紅色王見之乃驚以問其太史蘇由由謂王曰有

大聖人生在西方一千年後聲教被此今尚書周

　書不書紀其事蓋欲避其奇異也

化人自西極而至將穆王以神游聖人其兆於諸夏也

周穆王之時西極之國有一化人自西而來入水火貫金石移山川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以變物之形而又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化人以王同遊王執化人衣袂騰而上之至乎中天而止王乃請化人求還化人乃移王若隊虛既悟所坐猶向之處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王自三月不復更問化人

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何動乎此蓋佛之始兆

　現於諸夏之境也諸夏謂此中國之大國也

十八異僧如秦而始皇怪之佛法其東播之漸也

秦始皇時有神異之僧釋利房等一十八人至秦之朝始皇以爲妖怪因之於獄夜有神人爲破獄垣其十八僧即破垣而去此亦佛法東來播揚之漸次也已上三事下藏覽聖集部中弘明集高僧二傳諸文中多引

夢於漢而聲教遂振其冥數之當與也

後漢明帝永平十年丁卯夢金色人項佩圓光飛

行其殿庭遂使博士秦景蔡愔等往西域尋之愔等至月支得摩騰法蘭相與持釋迦畫像四十二章經而還其事備後漢書西域論此是佛無漏聲教初發起也蓋冥數夙緣之當與隆也

出於彼而不出於此何謂也以彼一天下之大中也將表其心其權其道之大中乎

佛出生於彼中印土迦毗羅國而不出於此諸夏之境何以爲言耶諸夏謂此中國大國也蓋以彼竺國是南閻浮提一天下大中之處也將欲表明其所證之一心源與其開權顯實其理之大中正乎哉

聖人以道作以權適宜以所出示迹夫道也者聖人之理中也權也者聖人之事中也所出也者聖人之示中也示中則聖人之心可知也理中則聖人之道之至也事中則聖人之事之得也

佛以道出興以其方便權巧適順衆生機宜以其所出之處示其垂迹夫此之道也者者乃佛理之中也此之權也者者乃佛事之中也所出生也者者乃顯示其在南贍部洲天地之中也示此所出之處之中則佛都以其一心之中理出現興作其

金剛經主註曰梵語涅槃此云無為 楞伽經云涅槃乃清淨不死不生之地一切修行者之所依帰然則涅槃者乃超脫輪廻出離生死之地誠為大勝妙所此無餘涅槃即大涅槃也云

可以意知也猶智度論曰佛常居中道故兜率天於六天及梵之中於彼天必生中國中夜降神中夜出迦毗羅國行中道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道為人說法中夜入無餘涅槃此之謂也此理之中也者則佛道之妙極者也此事之中也者則是佛示迹起一教大事之得其所者也心之與道亦猶因果是一或以其文便義便乎為前後高下耳適心道或前或後亦以文便乃爾涅槃經所謂或時說因為果或時說果為因天台教儀云慕果修因此等例是也

云 謂此涅槃之外更無其餘故名無餘涅槃云云

名義集云涅槃法若辨其義應分有餘無餘二殊當揀少分究竟二異言有餘無餘者光明玄云若三界煩悩盡證有餘涅槃若身智入無餘涅槃言少分者勝鬘經云知有餘苦斷有餘集證有餘滅修有餘道是名得少分涅槃得少分涅槃者名向涅槃界

究竟涅槃者大法鼓經云乃至得一切種功德一切種智大乘涅槃然後究竟究竟

一如師云無餘者色身与惑滅盡而無所遺餘也

傳謂彼一天下其所統者若中國之所謂其天下者殆有百數而中國者以吾聖人非出中國而夷之豈其所見之未博乎

傳如珠林法苑高僧傳等所云之類是也言彼中天竺國之一天下其所統攝如今中華之國所言之一天下者近有百數天下也今此中國學者以佛法非出今中國而鄙夷之豈非彼學者所聞見未廣不知彼天下為大中耶

春秋以徐伐莒不義乃夷狄之以狄人與齊人盟于邢得義乃中國之春秋固儒者聖人之法也豈必以

所出而議其人乎

治春秋者云魯文公七年冬以徐人伐莒爲不義莒雖中國之者孔子乃書以夷狄之僖公二十年秋以狄人齊人盟誓于邢爲得義狄雖夷狄之者孔子乃書以中國之春秋大經固是儒者聖人之範法也考此豈必然以其所出國土而品論於人乎然類不足以盡人迹不足以盡道以類而求夫聖人不亦謬乎以迹而議夫聖人之道不亦易乎

然但視其族類固不足以此推盡其人之賢不肖但覩其迹末固不足以此推盡其道之邪正也若只以類而求探乎佛大聖人不亦爲謬妄耶只以迹而論量乎佛之道不亦爲輕易耶

聖人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乎五帝三王之先何謂也聖人非苟見也聖人以人心所感而見也五帝三王之前羣生之心不感而聖人不來也五帝三王之後羣生之心感聖人之迹所以至也

若今佛聖人之迹見乎五帝三王之後而不見於五帝三王之先何以言乎夫佛不先出見不妄見故也佛正以人心有所機感乃見也黄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之五帝夏禹殷湯周武亦曰文王三

王之前衆生之心未有所感召而佛法不來也此五帝三王之後衆生之心有感也佛之教迹所以至此土也先五次三者欲順帝王之次第耳亦猶史記帝王本紀先五帝而後三代此其例也

道在衆生之謂因道在聖人之謂緣因緣有稔焉有未稔焉因緣稔矣雖羣生不求而聖人必至因緣未稔雖求之而聖人不應聖人與衆生蓋以其道而自然相感也

其實相道理若在衆生分上而衆生未亡此謂之因道理若在佛菩薩善知識等分上而佛菩薩却

衆生三因　同帰集云凡曰有心正因悉具未得縁了法身不成　了因智慧荘嚴正解觀察　縁因福徳荘嚴妙行資發三因具足十號昭然自利〻他理窮於此

以此開導衆生之謂緣此因緣一如起信論云衆生雖有正因熏習之力若不遇諸佛菩薩善知識等以之爲緣能自斷煩惱入涅槃無有是處又平等緣者一切諸佛菩薩皆願度脱一切衆生與同體智力故隨見聞而現作業則是佛菩薩等却以此開導衆生之謂緣也此因與緣有稔熟然有未稔熟然因緣熟矣雖衆生不求慕佛而佛亦須自至因緣未稔熟雖求慕佛者而佛亦不能應副佛與衆生正以其道自然爲相感應耳

非若世之有所爲者以情而取之以情而舍之也

非如今世間之所爲法者以情愛而取之以情惡而舍之也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四篇

聖人之知遠至遠也聖人之先覺至覺也是故其教推索乎太極之前却道乎天地之更始佛具正徧知其所知者固爲至極之遠也佛爲妙覺一切聖賢天人魔梵所不能及固爲先覺之極先也以是之故其垂教乃能推求乎太極五運之前事遂説未來成劫天地之初者也

故其書爲博爲多爲不約浩浩乎不可以一往求不可以一日盡

以故其所説之經典爲廣博爲繁多爲不省約浩浩廣遠無窮乎固不可以一去求探不可以一日了盡

治其書之謂學學其教之謂審審其道之謂至天下非至無本非教無明非書無知是故研聖人之道者不可捨其教也探聖人之教者不可捐其書也今辨其道而拒其教校其教而不顧其書不亦妄乎

修習其經文之云學學習其教法之云審審詳其所傳之道之云至極天下非此妙極無復有本源非此審詳無能明辨非此習學無能知曉是故研

究佛道者不可捨放佛所遺之教也探討其教者
不可捐弃佛所遺經文也今有辨別其佛之道而
反拒抗其教挍量其教而不觀其經書不亦妄謬乎
儒曰雖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雖有至道弗學不
知其善也不其然哉

儒書學記云雖有嘉美之餚兼陳列於前若不食
則不知其肴之美也雖有至極大道若不學則不
知大道之善也比其拒佛教捐佛經而妄論其道
法者豈不如此耶

謂其道不足法推已道以辨之謂其書不足詳援已
書以較之夫與鄉人訟而引家人證當乎必也不當矣
今有言佛之道不足為法却推已所學之道以辨
別之言佛之經法不足為詳却引已所習之書以
比較之夫譬如與鄉里人諍訟却引已家之人為
知證者如此當耶必也是其不當矣

道也者天下之本也書也者天下之迹也事也者天
下之異也理也者天下之同也以理而質事天下之
公也尋迹以驗本天下之當也夫委書而辨道舍理
而斷事天下如此而為之者公乎當耶

道理也者則天下萬事之根本也文書也者者矣

下萬事之迹狀也萬事也者者則天下各各之殊異者也質理也者者則天下之通同者也必以其理而正事乃是天下之公道也必尋其迹以效其本乃是天下之中當也夫有人弃書而欲辨道合理而欲斷事今天下有人如此之作爲者是得爲公道耶正當哉

廣原教要義第二十五篇

古者有聖人焉曰佛曰老曰儒其心則一其迹則異夫一焉者其皆欲人爲善者也異焉者分家而各爲其教者也

古者有聖之人云佛則能仁氏云老則老聃氏云儒則孔氏此三聖人其爲心則一致也其爲迹則異塗也若夫其一致焉者是皆欲教人之爲善者也其異迹焉者是其分家而爲三教也

聖人各爲其教故其教人爲善之方有淺有奥有近有遠及乎絶惡人不相攙則其德同焉

此之聖人既各有其教故其教勸於人爲善事之方法即有淺深近遠之異洎乎致其斷過惡人民不相混亂則其爲德一同也

中古之後其毋大濫三者其教相望而出相資以廣

天下之爲善其天意乎其聖人之爲乎不測也
中古自三王之後其時世大爲澆薄三者聖人其
教法相次而出興於世相資藉以開廣天下民人
爲善此或天意使然乎或其聖人之自作不可測度也
方天下不可無儒不可無老不可無佛虧一教則損
天下之一善道損一善道則天下之惡加多
今天下不可輙無儒無老亦不可無佛若虧欠一
教則損天下之人爲善之一道也損一善道則天
下四海之人爲惡者滋多也
夫教也者聖人之迹也爲也者聖人之心也見其心
則天下無有不是循其迹則天下無有不非
夫此教也者者乃是聖人之垂迹也有爲也者者
乃是三聖之心也若必見三聖之心則天下無有
乎相相非者也若必循執三聖之迹則天下無有
乎相相是者也
是故賢者貴知夫聖人之心文中子曰觀皇極讜議
知三教可以一矣王氏殆見乎聖人之心也
是故賢者之人唯貴知乎聖人之心文中子者即
隋大業中之名儒名通號文中子皇極讜議乃通
之祖號安康獻公所撰也其論推明大中之理以

斷天下之事文中子讀此知三聖之教其教人為善是一故曰三教於是乎可以一矣王氏謂文中子近見乎三教聖人所以為心也

夾註輔教編原教要義下第四

明教大師云儒佛者聖人之教也其所出雖不同而同歸乎治儒者聖人之大有為者也佛者聖人之大無為者也有為者以治世無為者以治心治心者不接於事不接於事則善々悪々之志不可得而用也治世者宜接於事宜接於事則賞善罰悪之禮不可不舉也其心既治謂之情性真正

防情復性篇

中峯本和尚

性起為情々生為業々感為物夫萬物由情業之所鍾當處出生隨處滅盡榮枯禍福等一夢幻此吾佛之教之所以示羣生雖一本於性而有世間出世間之殊世間之学防情之謂也出世之学復性之謂也防情有為也復性無為也二説不可相濫穎公子由注老子序以六祖不思善不思悪之説配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之意一也又謂中也者即佛氏之言性也和也者即佛氏之六度萬行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非佛法何以當之此説頗類妙喜以三身答子韶之問所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之説蓋一時善權方便破彼情執而已豈三身之理止於是哉竊聞儒之所謂中庸者必使人々之情合乎至中則經常之道可傳之無窮也豈特人心為然至若天地萬物一稟中庸而生化纔中庸則至眇之物亦不能自育也内而治身外而治国謂中庸者不可斯須忽忘之也使中庸之不在則天地万物尋而變滅且人焉得而独存乎蓋中庸乃建立生化之樞機故聖賢舉而明之為教化々本也中庸施之於親則謂孝達之於君則謂忠及之於物則謂仁布之於人則謂教以至傳之於世則謂道也是道即指中庸之躰而言之含容於喜怒哀樂未發々々初發而皆中節々々謂和言中節者乃中中庸々節也惟過与不及則不中節矣既中中庸之節則知万物不期育而育天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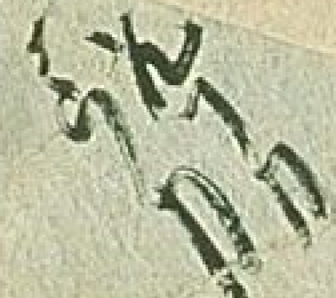
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銃極於此矣吾佛祖治出世之説乃異乎其所謂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悪之際孰爲本来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之説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盖情業所感非性理之有是事也惟子思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説者何也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指中庸之躰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修道之謂教欲人依躰用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挙念動心無異須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浄法身即聖凡同稟之性元也圓満報身即法身所具之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即法身遍在一切處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之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智也性無爲也謂復性之説理窮於是似未易与率性修道者同日而謂也妙善以復性之学會防情之教子由以防情之教會復性之学一儒一釋各秉善權而融會之使二家之説不相悖或不之辨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者以余説爲然

慶安元年戊子仲冬之於越之後州村上荘書 ■ 獨妙叟



京東山東福記室寮云用修聞於西也足利時代
其後徳川時代慶安之獨妙和尚又年淨寫加也

京東山東福記室寮云甫修聞撰也　足利時代
其後徳川時代慶安之獨妙和尚之筆寫本也



不期位而位故情業無盡則生死何有已也世間之説極於此矣吾佛祖治出世之説乃異乎其所聞何則如六祖謂不思善不思悪之際孰為本来面目乃復性之大旨也子思謂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發而皆中節之謂和之説乃防情之極論也然致中和位天地育万物蓋情業所感非性理々有是事也惟子由未嘗不知而曲引此説者何也子思言天命之謂性指中庸々躰也率性之謂道指中庸之用也修道之謂教欲人依躰用而契中庸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可離非道者必使其挙念動心無其須不在中庸之域防情之論極於此矣彼清浄法身即聖凡同稟之性元也圓満報身即法身所具々神通光明也千百億化身即法身徧在一切處也然法身如日輪也報身如日々光也化身乃由光而普性無智也性無為也謂復性々説理窮於是似未易与率性修道者同日而謂也妙善以復性々学會防情之教子由以防情々教會復性々学一儒一釋各兼善權而融會之使二家之説不相悖或不之辨則至理不勝其悖矣或者以余説為然

慶安元年戊子仲冬之於越之後州村上荘書■獨妙叟



